正誼堂全書

ロ仁13
743
21

門 知 1
號 743
卷 21

朱子文集卷之十七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訂　受業諸子仝校

迪功郎致仕董公墓誌銘

君諱琦字順之饒州德興人董爲德興著姓世有登儒科者君之曾大父□左朝奉郎太醫令大父林右從政郎處州縉雲縣令比兩世皆以才稱父陸始不仕而亦以氣節聞君生有英氣務爲倜儻可喜事不肯踐繩約縉雲君憂其過名之曰執柔而字以順之曰以是爲爾韋絃之戒君佩服惟謹及更今名而猶以舊字行示不敢忘也年二十五始從鄉先生韓溪程公受春秋學程公命設几案日與

明治 40 年 1 月 8 日 悉三

對誦春秋左氏及近世胡氏傳時時爲說大義稍以禮法
開之君自是寢若有省痛自刻厲雖益以風義自許而不
復事少年豪習矣義役法行首出田粟倡之事以時定里
人賴之嘗卜壽藏既得吉而所知有貧不克葬者擧以畀
之無吝色少嘗從程君倜及其弟舟學二君沒久遇其子
若孫恩意不少衰其好義多此類晚得諸公家祭禮讀之
日是固可勉自是歲時祀饗齊潔灌薦跪起如法比老不
倦既絕意進取漸屏家務卽所居旁雜藝花木蔬果以自
娛客至開尊命酌劇談終日閒及世事而處其是非成敗
則雖老於朝市者不逮也淳熙十二年天子奉觴德壽宮

推恩耆老以子銖故授迪功郎致仕紹熙三年八月庚寅
以疾終年七十有六蓋君爲人精悍議論貴決白不爲模
棱含胡態有所喜怒若茹物不下必吐出迺已然已過則
夷然未嘗宿怨人或待以橫逆往往更結以恩意使自愧
悔以是士之賢者愛之及其卒也皆傷
之少嘗讀馬援傳慨然慕之既涉世不偶又頗聞先生長
者餘論乃更折節爲儒生自力於善識之者謂其視瞻昔
猶兩人也嗟夫天下平治士無功名才否一區之死無聲
昔人嘗恨之如君者使少有所遇合以其才韻頗一世可
量哉娶周氏李氏皆前卒子男四人鎬銖錫鑾女三人嫁

余梓程徽王中皆周出也而鎬鎡及程氏女亦前卒孫男三人女二人明年鉌將葬君湖山之原以周氏祔且屬新吉州錄事參軍程洵允夫狀君行如此來請銘予不及識君而韓溪先生者先君子之內弟允夫卽其子也鉌又來學故聞君之行事爲詳其可辭始君自恨知學晚敎子甚力故諸子多材而鎬鉌皆舉進士鉌尤好學自立庶能成君志者銘曰

才之良氣之剛有求必予義之方能不試老其鄉嗚呼歸哉此其藏

知南康軍石君墓誌銘

吾友石君子重諱某其先世爲會稽新昌右族曾大父諱某不仕大父諱某遊庚子之亂始居台州臨海縣後以遺逸召授右迪功郎以沒父諱某贈朝奉郎母安人朱氏太宜人陳氏君幼端慤警悟不羣年十二卽自知刻意爲學晝夜不怠年十八擢進士第丁外艱服除授左迪功郎郴州桂陽縣主簿會故參知政事李安簡公謫居郡下性嚴重不輕許可一見君深器重之授館其家日與論說前言往行勵以致遠之業常語人曰吾閱人多矣未有石君比者秩滿循從事郎調泉州同安縣丞天旱民饑縣白府請得蠲歲租如故事太守怒檄君杖主吏君移書太守曰杖

一吏細事耳然其所繫則大民今皇皇無以爲命縱不能
救忍復箝其口乎太守怒未已遣幕府按驗至則希守意
以爲不當屬君爭益力部使者聞之因以其事諉君君既
行視歸卽揭榜諭民屬之什九然後言府且亟召鄉吏閉
廨中使鄉爲一榜戶列所屬與其當輸之數既成立授里
胥使走揭於其所於是上官不得變其說鄉吏無所逞其
姦邑人便之改宣教郎知常州武進縣事民訟有數年不
決者君一訊立辨雖姦民健猾者亦皆驚服愧謝而去他
邑滯訟多請屬君以決郡守欲爲寓客治第而屬役於縣
其費且數十萬君不可曰吾爲天子牧民豈爲若人治第
者耶且浚吾民之膏血以媚人吾不忍也守怒欲中以法
掇拾亡所得會君有親嫌法當兩易君不顧求罷徑歸民
數千人詣郡請留君不可則相與伺守出遮道號訴至有
褫其襜帷者守不能禁君因更調南劍州尤溪縣待次家
食三年雖貧不戚也至官吏以財賃請借民租君不答但
日治稅籍凡民逃絕而田入見戶者與鬻產而不能更其
籍者皆正之又謹視其出內之際要爲簡易以便民而吏
不得以容其姦關市之征亦損其數於是官無苛擾農商
得職租入以時力役有序至有爭先爲里正者縣故窮僻
學校久廢士寡見聞不知所以爲學君至卽命其友古田

林用中來掌教事而選邑子願學者充弟子員始教之日親率佐史徧賓客往臨之因爲陳說聖賢教學凡以爲修己治人之資而非如今之所謂者聞者皆動心焉自是五日一往伐鼓升堂問諸生進業次第相與反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員外諸生數十或異邦之人皆裹糧來就學君視故學宮爲不稱乃廣其規模新其棟宇市書萬卷買田數百畝以充入之既成爲考古制舉鄉飲酒禮以落之於是士始知學而民俗亦變君又撫其舊俗之不美者數事爲文以訓飭之民皆傳寫誦習焉遠鄉有據險自豪不輸租賦數十年日與比鄉爲讐敵者君爲檄以諭之卽斂手聽命輸賦解讐復與齊民齒民王某者有刑罪具獄上府吏以邀求不厭欲致之死君爭之不聽則請自對獄與吏辯代民死民乃得免歲大疫多治藥劑分遣醫者散之村落自爲詩以勸之賴以活者甚眾及代去民或畫像祠之監察御史陳公舉善聞其賢薦之朝而君自從吏部選授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去會丞相史公再入薦一時名士數人君復與焉有旨召對君辭不獲乃入見首陳人君之道與天同方天心至公故人君之心不可以有一毫之私因歷引時事以質之言甚剴切上皆然之差監登聞檢院未幾除將作監主簿尋改太常居頃之有所不樂因

謁告歸省請得奉祠終養除知南康軍事將行而遭內艱
未終制有詔舉材堪刺舉者吏部尚書鄭公丙以君對然
君已不及聞矣其卒以淳熙九年六月乙丑享年五十有
五積官至朝散郎君爲人外和內剛平居恂恂如不能言
者而遇事立斷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事繼母承順不違兄
弟之閒怡怡如也族黨有貧不能自活者買田捐金以振
業之教其子與己子等嫁孤女多得所歸道遇棄子募人
母之月有給焉其爲政一主於愛民而憂國之心又甚切
於賢材之用舍政令之得失一有所聞憂喜之誠形於言
色至或粲日不解然自處甚約自律甚嚴在州縣未嘗屈
意上官在朝廷未嘗造請當路縣疏賤一旦見天子盡言
竭忠未嘗少爲迂回避就之計其爲學自聘君朝奉時已
傳其業後更從舅氏太子詹事陳公良翰受書焉聞人之
善必手記而心慕之其人可見雖少賤僻遠不憚其與予
游相好尤篤也晚名其燕居之室曰克齋讀書其閒沒身
不懈後生執業就正者皆賴君知所鄉而君未嘗少自足
也此其志豈可量哉予前年守南康朝廷以君與予善除
以爲代予亦日夜望君至冀得用疲毗學子爲寄而君不
果來當年奉使浙東聞新刱饑民轉入台境甚眾亟以屬
君君卽慨然以爲已任其得免於饑凍捐瘠而歸者蓋數

百人然其後予以事至台則已不及見君而哭其殯矣嗚呼悲夫君之配牟氏劉氏李氏皆贈安人姜氏封安人子男四人繼微繼喻繼善繼周女五人長適范籍次許嫁商月卿餘尚幼君爲文明白徑切似其爲人然非有故未嘗作今有文集十卷藏於家所集周易大學中庸解又數十卷傳學者繼微等將以十二月庚申葬君龍谷山雲溪先塋之側使來請銘時予已病歸臥故山念不得往而祖君之行也乃敘其事而銘之其詞曰

予悲斯人之病而莫與療也悼斯學之孤而莫與儔也又哀君之有志而久不疇也時若可竢而君不留也龍谷之城雲溪之宅詔彼茫茫不在斯刻

司農寺丞翁君墓碣銘

紹興中宰相秦檜專柄用事諸有故怨及不附己者皆誣以罪竄嶺海故相趙忠簡公用此死朱崖天子哀之還其柩將葬衢州常山縣郡將章傑紹聖丞相惇諸孫雅怨趙公當國時奉詔治惇罪又希檜旨陽以善意檄常山尉翁君蒙之護其喪一日下書翁君曰趙氏私爲酒以飲役夫亟捕寘之法而陰使人諭意使並搜取趙公平日知舊往來書疏欲以敗趙氏快私憾且媚檜取美官翁君不可則陷以利又不可則脅以威往反再三翁君度傑意壯不但

已或更屬他吏則事有不可爲者郎密告趙氏夜取諸文書悉燒之無片紙在翌旦乃往爲搜捕者而以無所得告傑怒又廉知翁君女弟適故禮部侍郎胡公寅實當時草詔罪狀惇者益怒乃誣翁君他罪劾之會胡公弟寧爲尚書郎具以其事白檜檜亦悟爲傑所賣下其事安撫使問狀徙翁君官旁郡趙氏亦竟得無他而傑遂廢不復用當是時天下莫不高翁君之名而想見其爲人者今天子即位近臣乃以其事聞上亟召見嘉歎其節改秩再除中都官皆以省員補外晚乃歸爲司農寺丞未幾而卒聞者莫不哀之君字子功世家建寧府崇安縣之白水村大父彥深宣和中爲祕書少監梁師成欲一見之不可得遂久不徙官其後歷國子祭酒太常少卿以集英殿修撰歸老於家父撰文林郎密州司士曹事亦以文行知名蚤卒君以集英任補登仕郎調右迪功郎尉常山移婺之蘭溪更調明州司理參軍以母喪不赴主管吏部架閣文字又以少母喪去官改□□郎監登聞鼓院出爲江南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當塗澇疫君以檄案行拯療極力全活甚眾除軍器監丞又主江西安撫機宜文字復值歲凶君佐其府咨訪處畫用力尤多使襲公茂良與諸使者合言於朝乃召丞大農卒時年五十有二淳熙元年

二月十三日也君自幼卓犖不羣曹偶敬憚而孝謹順悌事集英及母兄無閒言兄沒撫其孤甚厚嫁其女先己女集英引年恩當及君子君推以予從祖弟履之家居不問有無仕官不計升黜至於周人之急則亦不復知有難易多寡之擇卽有不逮雖奔走乞貸勞辱不憚也慸陽張晉彥以子孝祥被親擢冠多士故忭相檜意逮繫廷尉親舊畏禍及己莫與通求所以爲橐饘費者無所得君聞之獨慨然謁其兄罄家貲得白金百兩遺之會檜死事乃解後張氏父子俱官達以此德君終其身不能忘君與之游亦每規正其失無所避人兩賢之在江西時同僚劉氏子琦奔父喪病疫甚殆人莫敢視君獨輿致其家蚤莫躬治粥藥琦得不死他所爲類此人所難者甚眾不勝紀平居食客滿堂莫非有求於君者而君不之厭也娶李氏紹興史官彌正之女先卒無子以從祖兄誠之之子檉年爲後一女適修職郎王伸君家自集英時有別業金陵君卽居之既卒遂葬江寧縣西北村前以李氏後數年君之甥豫章通守胡君大原狀君行事以來曰舅氏志未克伸而不幸至此其高節馴行有不可以弗識者子盍識諸吾且刻其墓上予婦家與君有連姻得蚤從君游相期甚厚讀其書爲出涕不忍辭也乃書其事而銘之銘曰

仁全故家知折姦謀勇蹈大難賁育其儔偉哉若人躬此達德俛哉終身靡有回遹無日斯邱四尺之崇忘私起儒千載高風

國錄魏公墓誌銘

元履姓魏氏舊名挺之後更名掞之則字子實然其以元履聞也久故稱者莫能易也家建寧府建陽縣之招賢里以儒學顯其曾出邊徙之所繇則故侍郎胡公寅已識於元履先君子之墓矣元履幼有大志少長游郡庠事籍溪先生胡公憲先生奇之已而徧從鄉之儒先長者游閒適四方又盡交其先達名士於是聞見日廣而聲稱日益大嘗客衢守章傑家會故相趙忠簡公薨海上歸葬常山傑雅怨趙公又希秦檜意逮繫其家人劾治甚急人畏其兇虐無敢議者元履獨慨然以書唯讓傑長揖徑歸傑亦不能害也兩以鄉舉試禮部皆不第閩帥汪公應辰建守陳公正同知其賢相與論薦於朝時相尼之又不得召後數歲詔舉遺逸部刺史苪公燧遂帥其寮與帥守六人者共以元履行誼爲言於是詔特徵之元履辭謝不獲則以布衣入見極陳當世之務大要勸上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爲恢復之本上獎歎開納勞問移時明日遂有詔賜同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守太學錄乾道四年十有二月也

異時學官不與諸生接亦漫不省學事徒養望自高而已
元履既就職則日進諸生而教誨之且視其居有壞者或
幾壓焉則請於朝得緡錢四十萬以葺之釋奠孔子祠職
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則先事白宰相王安石父子以邪
說惑士聽溺人心馴致禍亂不應祀典而河南程氏兄弟
倡明絶學以幸來今其功爲大請言於上廢安石父子勿
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他日又言太學之教宜
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尤當使之通習世務以備官使今
壹以空言浮說取人非是又不聽至他政事有係安危治
亂之機而宰相不能正臺諫侍從不敢言者亦無不抗疏
盡言以諫至三四上不納則移病杜門以書質責宰相語
尤切宰相雅知元履招徠之至是始不能平而元履前已
數求去矣遂以迎親予告使歸行數日罷爲台州州學教
授元履自少則有志於當世晚而遇主謂可以行其學然
其仕不能半歲而不合以歸閭獨喟然歎曰上恩深厚如
此而吾學不至無以感悟報塞吾罪大矣先是嘗榜其書
之室曰艮齋至是曰處其閒方將條理舊學以益求其所
未至從游之士稍有自遠來者而不幸病不起矣病革時
顧念君親處理家事無一言之繆其母視之不巾不見也
戒其子毋以僧巫俗禮溷我且以書召其友新安朱熹至

則盡以終事爲寄而訣卒之日實九年閏月壬戌其年五
十有八矣娶同郡劉氏徵士勉之之兄女先十九年卒繼
室虞氏子男二人孝伯國學進士孝朋尚幼所爲文章若
論議訓說合數十卷藏於家元履於學無不講而尤長於
前代治亂廢興存亡之說以至本朝故事之實皆領略通
貫識其大者平居論說聽者悚然居家謹喪祭重禮法恤
親舊雖貧不懈從父有落南者千里迎養死葬如禮而字
其孤尤有恩歲饑爲粥以食餓者而力請移粟於官邑里
賴焉又嘗請督鄉人之不葬其親者富予期貸予費而掩
其無主後者以千數爲文以戒生子而不舉者所全活者
亦甚眾與人交尤盡情嘉其善而救其失如恐不及後進
以禮來者苟有一長必汲汲推挽成就之其處心制行類
如此故嘗有病其爲人太過者元履笑曰不猶愈於橫目
自營者耶至或訾其近名則蹙然曰使夫人而皆避此嫌
則爲善之路絕矣此其學道愛人之本意也嗚呼使其老
壽通達學而施之則其所以及人者爲如何哉孝伯將以
七月己未奉其柩葬所居之南不十里所謂長坂者元履
平生時所樂處也予往莅其卜孝伯泣拜奉嚴君士敦之
狀以銘文爲請予惟元履垂絕之言若有及此者顧雖不
能不忍負也則應曰諾退視其狀不誣因掇其大者序而

銘之銘曰

謂天嗇之則曷其材且志也曰其德之則又不年以位也
竟使抱其餘以沒於地也我銘以哀之又以掩其隊也

陳師德墓誌銘

自周衰官失而民無常產士不知學或者務爲剽掠纂組
之工以希名射利蓋本出於俯仰寒餓之迫有不獲已者
而其後或更以爲能焉俗弊風訛迭相夸尚於是公卿子
弟之才者往往亦慕而爲之無所於迫而徒取衒鬻之羞
顧反薄君恩輕世祿捐本學以從事於場屋無用之文學
世競馳悟不覺悟而聖賢修己治人之方國家禮義廉恥
之教益泯泯矣嗚呼斯其爲弊也久矣不有卓然高志遠
識之士其孰能有以反之哉如吾師德者蓋庶幾焉而又
不及就其志而疾病以死其亦可哀也已師德莆田人姓
陳氏名定丞相信安公之第三子也母曰福國夫人聶氏
師德生秀異自孩幼已有成人之度年十二三則已知古
人爲己之學而不屑爲舉子之文矣一日以公命因予友
括蒼吳君耕老以書來道其志而請業焉予三復其辭而
嘉之然亦意其必已淫思力索於空幻恍惚之場也則報
之曰聖賢之學雖不可以淺意量然學之者必自其近而
易者始師德於是始欲因予言而反求之既疲於宿昔思

慮之苦而感疾殆矣其後屢欲求見且將徧求世之有道君子而師友之竟以病不果行且死猶語其友方來耕道使言於予以不及相見爲深恨明年其伸兄守師中見予於建陽遂以耕道所狀行實一通屬予銘其竁予不忍辭也狀言師德性至孝事信安公及母夫人曲盡愛敬劑和烹飪必躬必親左右周旋不違義理而未嘗失顏色於兄弟尤友愛以公奏授右承奉郎娶同郡林氏朝請郎一鳴之女年二十有五以淳熙甲午七月己亥卒於其疾之革也公夫人往視之謂曰死生有命汝所知也師德拱手對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翌顧其兄屬以問學修身之意越夕而逝公夫人哭之哀以其伯兄之子福孫後之而葬之石泉祖塋之側嗚呼有如師德之志而其行事可得而書者止於如此是不亦可哀也哉然其所立視世俗之學昧利辱身得已而不已者則既絕矣夫豈不足以頗慰公夫人之念與其兄弟朋友之思哉予是以銘曰

士孰不學其方則殊毫忽之差有蹉其徒卓哉若人惟義之學刻意砥躬蹈履前覺天不吝之以駿其奔淵冰免矣志氣則存石泉之瀕於祠於宅孰全其歸視此幽刻

邵武縣丞謝君墓碣銘

臨川有隱君子曰溪堂先生謝君名逸字無逸與其弟竹

友先生名邁字幼槃俱學詩於黃太史氏而以清介廉節
有聞於時然皆不遇以死是以獨以其詩行於四方而其
行業之懿則非其邑子有不得而詳焉是可歎已竹友之
子曰敏行字長訥自號中隱居士娶季氏生子曰源字資
深始以進士得官爲文林郎邵武軍邵武縣丞且以慶恩
得封其母爲太安人蓋將有以大其門者而不幸以卒識
者莫不傷之資深自幼日誦數千言少長受經屬文有聲
庠塾閒士大夫之賢者來臨川聞其名莫不延致而賓禮
之再試禮部中第宰相以兩先生故不使從吏部選言於
上以爲建昌軍學教授居官靜重有守然事有當爲亦不
憚改革也嘗祠其鄉之賢者五人於學以勸諸生而故劉
侍郎季高爲之記秩滿諸生相率狀其行治扣漕臺請留
之使者知其賢顧法不可因相與薦之得稍遷秩復教授
江州州學未行遭父喪終制調隆興府南昌縣丞會李侍
郎仁甫將漕江西按輯舊聞以修一路圖經於官屬中獨
以資深爲可與於此者又與諸使者共薦之嘗行邑事歲
餘屬帥守以聚斂爲急諸邑奉承惟謹而資深獨無所屈
常歎曰迫貧民以奉上官吾弗忍爲也帥守以是於資深
獨不悅而邑人深德之既去父兄子弟相與送之數里不
絕帥守愧歎亟以薦書追而與之詣曹校考當改京秩會

學將有故不果遂來邵武當路者多知其賢而常平使者
宋君若水尤敬重之又率同列交薦章下而資深已病不
起矣時年五十有八淳熙辛丑九月己丑也資深天資渾
厚人少見其喜怒未第時教學以奉甘旨教撫弟妹而婚
嫁之鄉黨稱其孝友家世清貧獨有園廛數畝中隱君既
以其號榜之至資深雖從官然於生產亦不能有所增益
獨葺此園築室其閒雜蒔花木蔬果桑竹晨日挾册吟哦
其閒雖飯疏飲水不自知其有不足也其詩秀潤和雅有
二祖風致存者百餘篇號空齋詩臺云資深娶同郡黃氏
生三男五女男曰樞曰機曰椿女所適曰嚴亨甫曰饒祁
餘未有行也資深在邵武時嘗以撿書便道過我予雅聞
資深名一見卽知其長者既去游武夷山水閒得予所結
廬處復留詩見屬予以是又知其句律之妙可追前輩無
慙也顧未及酬而聞其訃又以病不能往弔今樞等既葬
資深中隱君墓之側而以書奉資深親友吳君炳若之狀
來請銘時予方病欲謝不能又念資深前日賦詩相屬之
意不可以終莫之償也乃爲之銘銘曰

惟君家世隱淪載其德諸後人君承之勢欲振塗未半隕
厥身藏於斯從隱君陵爲谷訂此文

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劉君墓誌銘

淳熙十二年夏六月二十三日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建安劉君平甫卒於家予往哭之再三其兄子學雅與諸孤學古等遂以墓銘爲請予初嘗受學於平甫先君子之門因得與平甫相長大其後平甫諸兄游宦四方平甫多家居不從以故予於平甫又獨得久相與於今四十有餘年矣然予長平甫八九歲又以勞悴早衰而平甫優游彊健雖少年有不及豈意今乃反哭平甫而遂銘其藏哉顧與平甫游最久而知之深莫如子者不忍辭也平甫名玶建之崇安縣人屏山先生諱子翬之子而贈太師文安忠顯公之孫也忠顯公以忠義死國著名靖康建炎之間國史有傳生三子長曰寶文閣直學士贈少傅諱子羽而屏山先生其季也少嘗一仕爲莆陽郡丞秩滿卽稱疾奉祠以歸樂道著書十有七年而卒其書皆傳世平甫以少傅公幼子爲之後補官餘三十年亦未嘗一日仕州縣雖其邂逅不遭事有適相似者抑其家法之傳亦有自也蓋平甫自始仕卽爲南嶽祠官嘗調諸路提點坑冶鑄錢司幹辦公事福建路安撫司準備差遣皆未及赴而以省員罷最後從兄忠肅公强使出爲注官得邵武軍司戶參軍則平甫山林之趣已成不能俛首從吏役矣亦會忠肅公薨平甫遂決長往之計力請諸公復得爲祠官超然自放以殁

其身蓋其年少時氣甚豪自再直廢省卽自知其不偶而
先廬屏山之下前帶潭溪館宇靚深竹樹蒙密顧而樂之
不忍去也因以暇日廣其觀游種木疏泉上下澗谷竟日
不厭自以爲退隱於家兼農圃漁樵之役而隨緣閱世復
善脩身又庶幾古人日損日益之意則自名其室曰七者
之寮而刻文璧閟以志其目中葬其妻武夷東南十里許
卽豫小諱藏其旁因山田闢臺館以達於溪上艮辰勝日
往來兩山之間絃琴觴酒屬客賦詩其樂雖與人同而其
習聞先君子之遺風餘韻與夫當世之儒先長者之雅致
泯然有以會於其心而適於其身至於不知爵祿之可懷
勢利之可悅則人有所不能及也天資孝友事世母慶國
夫人及忠肅公甚謹服其喪皆過禮嗣主家政聚族衆多
而法度修整恩意均洽少有逸才而不肯事舉子業賦詩
甚敏而工然亦未嘗深留意也爲人簡易跌宕衣冠食飲
取具無所擇而蒐輯先世遺文軼事纖悉無遺聚書教子
校讐課督皆有程品爲州縣董社倉斂散爲帥司賑貧民
舉子者詢究利病鉤校簿書晝夜之勤居官者有不及
鄉人德之而論者於是乃知平甫非漠然無意於世者於
其死也莫不哀之以爲使得試用所立當何如也平甫娶
同郡范氏直祕閣如圭之女無子而撫愛諸子如己出事

慶國夫人孝愛尤篤苟可以已其疾雖體膚無所愛也先
平甫十六年卒平甫有六男七女學古迪功郎泉州同安
縣主簿學博將仕郎學圃尚幼而學正學笃學稼皆出爲
諸兄後其次女亦嫁而夭云平甫卒時年四十八葬以是
歲十二月十二日墓在范夫人塋東十有八步其銘曰

嗚呼平甫寔其材之不信而不忍其志之詘也寔其躬之
不燕而不忘其鄉之鄙也幔亭之南其川齋淪岡嵩峯也
生樂其游死銘其下彌百世而不改也

江君清卿墓誌銘

淳熙十有四年春二月庚午鶴山江君清卿卒冬十有一
月庚申葬於其里少東夏嶺之原前期其弟嗣以書致今
臨江通守贛侯應之狀來請銘予幸蚤得從清卿游然家
居相距百餘里不得旦暮相與切磋琢磨以究其學也然
每一相見則心愈益敬愛之及聞其死以病未克赴弔至
是乃與疾而往哭之入其門望其几筵像設見其子甚幼
纍然服喪撫其匱於西廂不自知其慟也歸乃發贛侯之
狀又附以予所知者而具論之君諱明清卿其字也世家
建陽縣北樂里曾大父諱測以學行教鄉黨仕止將作監
主簿而贈官至太中大夫大父諱立左朝奉郎以吏治循
良受知於司馬文正公父諱琦左宣教郎永州州學教授

覃思春秋之學龜山先生楊公見其書而稱之尤以文學行義知名當世娶同縣虞氏而生清卿焉清卿生有異稟書過目輒成誦作文操筆立成皆有思致見者驚歎以爲江氏有子矣以童子見張魏公卽開口論天下事儼然如成人公亦奇之年十七遭外憂執喪如禮旣冠益從諸長老游讀書問學探討不倦而不肯輕爲論說持守踐行造次必以規矩而不務過爲崖異斬絕之行其接物薰然以和然亦未嘗苟然有所阿徇鄉人無不悅而親之然其恬曠虛遠之懷安靖篤實之操誠於中而形於外者人亦望而敬之不敢有以加也始教授公無恙時嘗欲盡以先世

遺業奉其兄未及而卒清卿卒成其志自處雖約不以爲慮母夫人有賢行自寡居卽布衣疏食以終身及春秋高遂抱羸疾清卿左右奉養無違旣沒葬祭如法父同產有適人而老且貧者迎養周給以立其家始終不懈鄉人有死於遠官者爲之糾合親故還其喪而空之有以昆弟訟其先人之遺澤而累歲不決者諭以恩義之重一言而解蓋其忠行之所以信於人者非一日也嘗以進士試禮部不合而歸遂無復有進取之念而獨於脩身進德益孳孳焉不以歲年之晚疾病之侵而少有自安之意也始亦嘗有意爲浮圖學至是乃喟然曰徒亂人耳卒時年六十有

一篋無完衣以斂而一子宗老才七歲鄉人無問親疏賢否哭之皆出涕退而相與咨嗟悼歎者無異詞也妻吳氏先卒二女適翁益李懷祖其遺文十餘卷藏於家嗚呼君家比三世以儒學起家從官而皆不大顯至君而學益明行益脩人曰是必且爲世用而有以大其門矣而又不位不年以沒於地於是人莫不以是疑於造物之理而爲君惜之予獨有以知君之志其所以爲欣戚者有不在是也然則文卿之託銘於予也豈不有以也哉銘曰

不同乎今人者君之樂不及乎古人者君之憂蓋其所樂者人以爲戚而其所憂者我以爲休銘焉不慙子孫是收

朝請大夫李公墓碣銘

右朝請大夫李公諱縝字伯玉濟州巨野人故駕部郎中贈太子少傅諱景山之曾孫朝請大夫贈少師諱璩之孫而參知政事贈太師諱酙之嗣子也公之家自少傅之第四子樂靜先生諱昭玘者學於高郵孫公覺眉山蘇公軾之門文甚高而廉靜樂道不求人知仕元祐及建中靖國中爲起居舍人至太師公遂以文字行中朝有重名於政宣之閒及參建炎大政又以忠節爲詔所褒退而老於江湖之上餘二十年當世益高仰之公生有奇質警悟絕人年十二三時賦盆池詩有疑於月相吞之句故相何桌一

見嗟賞既長益自植立務記覽爲詞章其言奥雅韻深有
非一時文士所及者而深自閉匿惟恐人之或知也性至
孝事太師公及母和國夫人油油翼翼無故未嘗輒去左
右雖近出數里必取期以還少以父任補承務郎監南嶽
廟差充福建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再除轉運司主管文字
公以去親遠不欲行太師公强遣之至官竟不一歲兩易
主管敦宗院以歸未幾丁內外艱服除連匄宗官舊秩及
爲崇道祠官退處於家不復有仕進意蓋方是時秦丞相
檜當國猜暴叵測故家大族一罹飛語無不糜碎公雖棲
遲究散猶懼不得脫於是益務潛晦息絕交游雖親戚少

見其面如是累年人亦莫測其意也買園居第之東結廬
種樹翛然其間自號萬如居士而爲之傳其詞曰居士少
知讀書通訓詁不能治浹如當世儒者然亦無所不讀其
於授受必以義接物必以誠逕情直行不屑毀譽雖仕宦
連蹇不遂視一時儕輩官尊祿厚而不肯一動其心爲敦
宗凡三十年官不易而家益貧常誦其先訓曰與其有求
於人曷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以是
當官及家居未嘗求人知而人之知之者常出於意外少
慕阮思曠尚子平之爲人既孤買宅東隙地僅五畝爲屋
數楹植花數十本竹百箇而置常所閱書數十卷朝夕徜

徉於其閒雖金石絲竹之音姬嬙環珮之飾車馬旌旗之
列五鼎方丈之食不以易其樂性懶甚不喜爲文酒酣興
發時爲詩以舒懷至其任意擊節慷慨自以爲未後於古
人性謹密而胷次蕭然無所適莫顧不喜與俗子語稠人
廣坐或終日不交一談而藜杖幅巾率然乘興訪高人勝
士於閑暇時談世外法至或忘歸閭閻問祖師西來意旨僅
識其趣不能悟解也其胷懷本趣蓋如此然知公者猶以
爲文不足而實有餘也秦丞相死眾賢稍稍登用丞相陳
魯公雅知公推挽甚力而不能致乃白以爲通判福州事
而公已病矣連帥汪公應辰亦知公賢禮敬之且不欲煩
以事公曰食焉而怠其事豈吾心哉力請得復奉祠以歸
居二年而卒時年五十有六隆興二年十二月某日也公
娶趙氏寶文閣待制思誠之女再娶馬氏中大夫安仁之
女皆封宜人子男二人諫承務郎爽慧秀發年甫十三而
讀書作文有兼人之功公奇愛之不幸蚤卒公哭之哀久
而不能平也訥今爲從事郎福州長樂縣主簿女四人其
壻右通直郎徐楙文林郎劉琉進士周庭實承信郎陳時
可孫男一人啓宗將仕郎始公葬太師公泉州南安縣石
鼓山而指其北百餘步曰此吾之所歸也卒之明年三月
某日訥奉公柩藏焉又集公所爲文十卷梅百詠一編藏

於家熹之先君子太史公嘗獲從太師公游而辱知焉及
熹試吏泉之屬邑又得拜公函丈每白事府下退輒詣公
公必爲置酒留連竟日論說古今商略文字皆極其趣下
至吏道物情利病纖悉亦無不盡至於有所難言則其悼
歎憫惻之情未嘗不鬱然見於眉睫之閒熹以是知公非
眞無意於世者意公猶且進而有爲也後三十年再至溫
陵而拜公墓則其木拱矣俯仰今昔爲之流涕蓋不惟荒
烟野草之悲亦以重歎公之終不遇也於是訥狀公行來
請銘熹不得辭乃爲銘曰

名史之德沖靖淵默太師之文洪爲忠勳公承厥家克篤
其慶惟德與文既積而盛胡不逢遇達於事功浩其永歸
閟此幽宮萬如之篇公實自贊銘以昭之不遐有歎

劉十九府君墓誌銘

熹年十四五時以先君遺命學於故聘士劉君先生時幼
且愚未足以識其大者遠者特觀於容貌詞氣之閒知其
偉然非今世之士也既又獲見於先生之兄十九丈府君
者詞色俯仰蓋與先生不異而溫厚謹良則又過之因亦
甚敬愛其爲人及少長而先生以女妻之又得數往拜於
府君之側時府君老矣然其持己接人動有法度危坐終
日無怠惰偃側之容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至於治生

處事之方耕稼蠶績之務亦皆纚纚有條理閎而及於先
世遺事與夫鄉里故家舊俗之傳則必顧而歎曰吾之不
復見此也久矣夫熹於是退而每爲朋友道之以爲前輩
氣質淳厚悃愊無華而其謹於禮法粲然有文又如此蓋
不惟其天資之美抑亦昇平教化之餘澤衣冠文物之遺
風其視今人誦書業文沾沾自喜而輕猥浮媮反無以異
於市井之人者相去遠矣如是三十餘年而府君卒既葬
其子某狀其行以授熹使爲之書以表於墓道熹按府君
諱某字致端建寧府崇安人其曾大父職方郎中贈開府
儀同三司諱某始以文學起家歷典數州皆有惠愛大父
朝請郎諱某爲縣有所不得行其志年未七十卽致其事
以歸父某明經勵行不仕以卒而鄉人敬之娶同郡余氏
讀書史有智識實生府君兄弟國子祭酒翁公所爲志其
墓者也府君於兄弟爲最長自少則任家事以故不及於
學而其孝愛恭敬誠信敦篤自有以過人者家世清貧至
先府君時食口益眾府君經營纖密而不失大體蓋凡春
秋晨夕之奉婚喪燕勞之須以至族姻黨友賀吉而弔凶
其厚薄往來之數無不稱情而合禮者先府君於是得以
放情事外而遂其高諸弟亦皆得以游學四方親師取友
各成就其器業而聘君先生卓然傑立遂爲一世之聞人

名立於不朽實府君有以相之也府君自少無外慕晚歲
足迹不出里門者數十年其精神氣力老而不衰登山臨
水常翛然獨往其所以自樂者人不得而言也年八十有
五以乾道癸巳正月□日病卒於家而葬於宅之西南
數百步曰彭原者府君娶信安祝氏有賢行前卒子男某
也女適進士江之瑞孫男潤女三人凡狀之所載如此與
熹前所竊論者實相發明謹敘而幷書之且爲之銘銘曰
士學口耳弗誠以身既佻以儇汗我冠紳孰如丈人庸信
庸謹詞無支葉動有繩準彭原之木有翳其陰我銘斯刻
以詔來今

篤行趙君彥遠墓碣銘

淳熙四年冬十有二月戊寅崇道趙公善應卒於餘干私
第之正寢明年葬縣東北華林岡後六年今少傅福國陳
公乃大書其碣之首曰皇宋篤行趙君彥遠之墓於是趙
公嗣子汝愚方以敷文閣待制知福州充福建路安撫使
涕泣手疏使人奉其書及故荆州牧張侯栻鄂州守羅君
願所序行實若狀兩通致之新安朱熹曰請得銘而刻於
下方熹竊惟念平日所聞太宗皇帝之元子漢恭憲王實
以至德高行爲宋太伯後世雖屬籍疏遠爵秩寖微然猶
多法象其賢者蓋歷七世而得公則又以孝友仁厚被服

儒雅克篤於家而聞於邦卓然爲宗室儀表雖士大夫之賢而有禮者皆自以爲不及益敎其子移孝爲忠對策庭中無所諱避天子異之擢以爲天下第一後歷館閣侍從奉使典州皆以風節惠愛有聞於時然天下不以賢其子而曰子直之能爲此嗟乃其父之敎也嗚呼其眞可謂篤行君子者矣陳公之目之也豈虛也哉是法宜銘顧陳公書法之嚴已足傳世而熹愚賤又所不當得爲既禮辭不獲命則敬考其書而悉次第之蓋公之曾大父曰開府儀同三司建寧軍節度使建國公仲企者恭憲王之曾孫也實生東頭供奉官士盧供奉生成忠郎不求成忠娶濟陽

梁氏生公公生於政和戊戌卒時年六十自建炎初補承信郎八遷至修武郎歷監秀州崇德饒州餘干安仁縣景德鎭之酒稅潭州南嶽廟江南西路兵馬都監主管台州崇道觀卒後五年汝愚逢宗祀恩始更贈爲通直郎公資純篤孝謹少時父病訪醫行禱暑不解帶遭喪不內勺飲既殯居廬歠粥既葬乃食菜果終喪比御猶弗入也事母益兢兢致養嘗以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公遽止之曰無恐吾母爲也露坐達旦門啓而入以母畏雷夜或聞雷必被衣走其所視門隙有光則扣而入否則屏立以待官薄食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矣未服不敢服雖一瓜果

必相待共嘗之諸妹遠嫁者極力致之相與娛侍親側內外諸孫合貴賤且百口菜羹疏食恩意均洽人無閒言從姊妹之遠而貧者亦以令分俸給之遭母喪時年五十有五矣始侍疾時嘗刺血和藥以進至是哭泣嘔血毀瘠柴立終身俯首柩旁聞雷猶起側立垂涕凡食之可於口者不必酒肉衣之適於體者不必華采聲之悅於耳者不必音樂皆弗忍以身接雖其哭泣有時而哀痛之心無時忘也三年之外生朝必哭於廟有欲爲禮者號泣向之其後祭年言每及親猶未嘗不揮涕晉陵尤袤延之見而歎曰古君子也父以肺疾終終身不忍以諸肺爲羞母生歲直卯謂兔卯神亦終身不食也墓戶有不能事其母者觀公之爲惕然悔悟遂以孝稱識度超曠不計有無平居自奉甚約而汲汲然惟以愛人及物爲事故人許珪死家貧女無所歸公即聘以爲次子婦嘗與台人蔣彝者同僚後至其鄉首問之則死久矣貧不克葬而子亦謀食於外即往哭之還其子予貲使葬他若是者不勝紀道見病者必收養躬爲煮藥比瘉或解衣遺之歲饑設器於庭每食先舍其半家人繼之則取以濟饑者其用心之微密至於夏不去草冬不破壞懼百蟲之游且蟄者失其所也爲人謙和坦易與人語惟恐失詞色至誼有不可則奮然無所顧雖

以公族疏遠閭落江湖而憂國之深如在廊廟聞當世進一善人行一善政則喜不自勝聞遠近或水旱則憂見顏色辛巳江淮之警爲流涕不食者數日同僚有會飲者公獨悵然北望曰此豈諸君樂飲時耶眾爲失色罷去好讀書所藏至三萬卷所著有唐書錄遺三十卷幸庵見聞錄二卷台州勸諭婚葬文一卷居家不設條約於子弟無所程督而躬行之實所漸漬而興起者甚眾居常稱曰欲學聖賢當消客氣灑埽應對是其入處也汝愚從屬籍冠多士國朝故事所未有人爲公喜而公處之如平時及聞其入館適與莆田林光朝謙之同舍然後喜可知也於其守上饒而來迎也故不往一日呼二田夫肩輿潛入其境訪問民情閭信寤意無所忤因稍進至近郊人始知之其爲人大略如此顧宗室之在右列者例不得爲要官故其事業無以見於世至其潛德隱行與其志念之精微則人又有不得而言者嗚呼其眞可謂篤行君子矣陳公之目之也豈虛也哉其配令人李氏丞相文正公七世孫家號西李司馬公所謂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也方承平時宮宅婚姻皆勳侯貴戚公父子獨再世娶儒家令人明達剛果居家以孝聞既嫁事姑如母嘗刲股以愈其疾公罷崇德歸時晁夫人尚無恙篋有餘金將出以獻而探之不獲蓋

令人已奉而致之姑矣服飾之具擇其新美以奉公諸妹而躬取其故敝者公既勤其家不吝一錢而令人安貧自力所以成公之志爲多先公十二年卒葬縣西雕峯距公墓三十里所子男四人汝愚既爲時名卿次汝拙承信郎汝魯保義郎汝恩未仕亦皆斤斤謹質能守其家法女三人長適宣教郎逢惟石次適將仕郎路希傅季未行也孫男十二人女七人而其長曰崇憲亦舉進士中其科云嘉聞公之名蓋久而不及識居常以爲恨今乃獲敘德美以贊誄事而附於陳公所書之石則既幸甚然每讀行實之書而於呂伯恭氏之言又未嘗不廢卷太息也因頗采其意銘以系焉銘曰

漢鄧之別去本而支心融迹泯世莫予知建土分封再世弗振逮公而顯匪爵其仁孝不老衰惠不約弛忠不違忘以異厥子篤行之表華林之皋惟其不愧日違彌高嗟爾後人益謹毋怠出者難工德友所戒

何叔京墓碣銘

邵武之東百里而近七臺之麓小溪之濱有君子者曰何君名鎬字叔京予獲從之游相好也今年冬過予於寒泉精舍留止浹旬歸而屬疾既病則手書來告訣語不及私獨以不獲終養卒學爲深念而於當世之慮亦眷眷不忘

也時予別君甫踰月發書驚歎失聲亟走省焉至則君已逝矣既入哭盡哀明日君之親友門人以予至皆復來會哭相弔議語葬故君嗣子玻亦衰絰杖出拜伏哭固以銘墓爲請予惟君實以其死累我今其子又哀以請如是其何說之辭則與諸來會者共訂君事皆曰君家臺溪且數世世有隱德至君皇考諱兌始事爲左朝奉郎通判辰州事娶陳氏劉氏林氏鄧氏皆封安人而君劉出也生孝謹有器識既出就傅暮歸則不復去親側誦讀日數千言爲文敏而有思趣尚高遠識者奇之辰州嘗授程氏中庸之學於故殿中侍御史東平馬公伸服行不怠又以其忠節事狀移書太史忤秦檜下吏竄南方危死不恨閒復悉以其所聞者語君君既受其說則益務貫穿經史取友四方博考劘資以相參伍蓋久而後有以自信之於是一意操存杜門終日澹然若無所營者至其論說古今指陳得失則又明白慷慨可舉而行平居崇德義厲廉節絕口未嘗及功利至於收族卹孤興事濟衆則又懇惻憂勞如己嗜欲言行相循沒身不懈由此南州之爲程學者始又知有馬氏之傳焉始用辰州致仕恩補官授泉州安溪主簿未赴鄧曷祚帥江西辟掌書寫機宜文字再調汀州上杭丞數行縣事專用寬簡爲治白罷稅外無名之賦民便安之

部使者鄭君伯熊名好士行部得君喜甚顧郡事爲不理囚繫或紊歲月不得釋檄君佐其守君入幕悉取文書閱視具得其所以然者持白守決遣之旬日皆盡又以田稅不均貧弱受病夙夜疚思爲所以均之之說甚備他所以彌縫補助者亦盡其力而守顧不悅君卽謝去君事鄧安人素謹其赴上杭也安人以瘴毒爲憚君不敢請遂單行至官歲以公事一再歸省每行輒不受俸秩滿計其月十有四悉歸其券於有司一時學士僚友高君學行多師尊之而當路鮮識之者君固不求亦不自悔獨以年格循資調漳州善化令將行而卒年四十有八淳熙乙未十有一月丁丑晦也君爲人清夷恬曠廉直惠和談經論事簡易條暢所著書有易論語說孟論詩文數十卷其言多可傳者晚築書堂所居南坂上名以高遠用見己志疾病召子弟教戒一以義理終不及家人生產事獨曰治喪以禮勿用浮屠鬼教亂吾法而已娶同郡李氏其叔父郁學於龜山楊公所謂西山先生者也子男珙爲長次某長女適吳大同次馬棟次未行也諸君所論君行事如此皆予所聞知珙等葬君東陽之原予既書其最納窀中然閒嘗竊目君學行可以司教育論議可以陪獻納而其心誠才實又可以宣德澤而惠鰥寡今乃僅得一縣令而又不及試以

死此爲重可哀者乃復敘次其詳刻石表墓且系以銘銘曰

清直而溫夷易而方惟學不懈厥猷以光孰啓於家而尼於邦孰豐其粹而嗇其長帝罔弗衷氣或交診既欽厥承君則奚愧莫尊匪德莫久匪言銘以相之刻石墓門

武經大夫趙公墓誌銘

公諱基字夢周有宋太宗皇帝之六世孫也其曾大父某大父某皆爲開府儀同三司贈太師追王韓成二國事皆見國史父某舉進士中第未及仕而卒贈中奉大夫公生睦親宅以郊祀恩補成忠郎少孤能自植立刻意爲學欲以文字成名於世遭亂轉徙不克遂其志年甫冠調監常州宜興縣稅是時寇難未夷道路艱棘公治征算不以苛皦爲事往來便之在官獨居一室日以讀書鼓琴爲事一無他嗜同僚莫測其所爲至使人陰伺之已乃信服參知政事張公守亦知其賢更以爲饒州永平監舊法課卒淘土取棄銅以益鑄用數登萬觔輒書勞受賞前後相承程董峻切役者病之公至獨歎曰瘠人肥己吾弗忍也亟罷去而節他費以足用守董耘賢之且愛其詞章薦於朝請爲易文資不果去居信之弋陽一時名勝爭迎致館穀且遣子弟從之游久之自請爲祠官得主管華州雲臺觀始

來居邵武時中書舍人王洋知軍事尤深禮敬與酬唱往
來稱歎不置秩滿爲建昌軍兵馬都監郡守知其廉幹藏
出納悉以委之復監泉州郡使司糴事公知前積蠹弊歎
曰踵是則吾固不能正之則蒙其辜者必衆吾豈爲禍始
乎因力辭之既而有求代其任者果不免聞者歎服晚再
爲福建路兵馬鈐轄桑官至武經大夫行年七十有三淳
熙六年七月某日以疾卒公配恭人滿氏某官中行之曾
孫女子男五人善俊朝議大夫直龍圖閣知廬州主管淮
西安撫司公事善佐朝散郎知常德府事善儀秉義郎善
任承節郎善傑忠翊郎而善任蚤卒女七人亦夭其二其
五人則從政郎鄧祖攸迪功郎楊琚李絪黃造司馬瀟其
壻也孫男女各二人皆幼明年諸孤特奉公柩葬於邵武
縣新屯西宅之原而書其事狀如此使人來請銘熹雅聞
公爲人恬淡寬博自少以廉謹自將平居未嘗有慍色尤
不喜言人過以急難告者必周之未嘗計有無也生長太
平公族閒不爲華靡之習從宦所至壹以仁恕惻怛爲心
雖勢卑不得盡行其志然其隨事及物亦足以見其胷中
所存者滿恭人有賢行諸子皆以文學稱而淮西常德連
中進士第皆及公無恙時被遇通顯知名當世公晚史得
閒適因不復問家事頴用棊酒自娛而老壽以沒嗚呼是

亦可以無憾也夫乃考其狀敘而銘之銘曰

惟紓人之勞寧卻己之進豈曰己之廉而速人以病仁夫
趙公有睪其宮我銘斯石以詔其終

承事郎致仕潘公墓誌銘

維潘氏世居括蒼之竹溪己號著姓後徙金華益爲聞家
君之曾大父諱某贈右朝議大夫大父諱某始以儒學起
家仕至左朝奉大夫父某以右朝散郎致仕叅贈大中大
夫君諱景憲字叔度幼穎悟日誦數萬言年九歲以童子
貢京師通念十三書說六經大義作三體字詔許特試禮
部且賜束帛後入太學益自刻厲一時學官如汪公應辰
尤公燁王公十朋皆推重焉擢隆興元年進士第調荊門
軍學教授不行請爲南嶽祠官秩滿宰相知君之賢欲畱
以爲中都官君獨力請太平州學教授遣次以歸宰相問
其故君曰本無官情以汲汲於一官政欲以慰親望耳今
二親俱老得遠次尚可日從容於其側他非所望宰相歎
息以爲不可及君與東萊呂祖謙伯恭父同年而齒長聞
其論說行身探道之意慨然感悟遂棄所學而學焉既而
遭大中公之喪廬於墓者三年毀瘠骨立未嘗見齒寢興
食飲皆以古禮爲節服除遂不復仕日游呂氏之門躬執
弟子之禮誦詩讀書旁貫史氏下至於茲靡不該覽而尤

於程氏之易爲盡心焉至他書史考訂蒐輯日有程課鉛
黃朱墨未嘗去手爲人峭直耿介與世俗少所合而事親
從兄友愛諸弟怡愉肅穆人無閒言家本富樂躬率儉素
布衣蔬食一室翛然其枯槁淡薄有人所不可堪者而君
處之甚安以是中外化服不敢爲纖芥浮靡事族黨皆慕
尚之而君自視歉然常若不足也始嘗學浮屠說既而學
於呂氏晚再悼亡因葬金華之葉山而盧其中以自處築
室其旁取朝聞夕死之意命之曰可庵暇日往而游焉復
取舊書讀之悠然自得不知儒釋之有閒也買田儲書以
待四方之學者又嘗取建寧社倉法出私穀數百斛歲時
斂散自葉山以至大中公故居大墓之下各爲一社期歲
廣之及九而止予嘗爲記其事然亦未及盡如其志也君
既無當世之願士友知其心者如韓尚書元吉張左司栻
會卿逢鄭卿伯熊皆愛敬之而不敢有推挽意獨會侍郎
逮嘗引以自代頃年諸大夫薦天下士之賢者三十餘人
於周丞相君姓名亦在數中而丞相不能用蓋諸公或未
始識君而君亦漠然無所問人或叩之乃獨喟然以會鄭
兩卿爲知己人莫測其意也紹熙庚戌君之子自覺以進
士試禮部中選君聞之曰此足以代我矣即自列於有司
請致其事遂請得改京秩命甫下而君已卒矣是歲六月

己亥也君先娶邢氏故龍泉主簿邦直之女繼室朱氏其父翌新仲紹興間爲中書舍人子男二人長郎自覺其次自晦女三人長適朱塾次適蘇霖次適邢文郁孫男二日問學問禮蓋自覺嘗調蕭山主簿而霖今爲臨海主簿君卒時年五十七病不伏枕比終猶斂襟端坐而沒語未嘗及其私也自覺將以十月丁酉葬君葉山之藏而以書來屬予銘予始因伯恭父以識君志同氣合遂結婚姻之好往年以江西使事入奏舟過蘭溪蘭溪距金華不百里金華親故往往來相勞問獨君以書來曰甚願一見以慰離索然子今日之行名爲召客吾是以不果來也比以口語

罷歸君又以詩來若曰子今幾過七里灘矣可以已乎其未耶予不能答而嘗以是愧其爲人乃爲之銘銘曰

介剛之節爲世玉雪退省其私敬順怡悅御埽耽書貶身訪道忘食與憂以遂於老昔本不出今復何歸異世同心子平孝威葉山之陽上盈下坎我銘不亡君則奚憾

贛州趙使君墓碣銘

淳熙十二年十一月某日知贛州軍州事朝請郎趙君某卒於官明年二月某日歸葬所居邵武軍城西南樵嵐山其友沅州呂使君勝己實銘其行內壙中而其弟善傑以書來曰仲兄之志蓋常欲有以自見於當世今不幸蚤死

未有以償其平日之願士友之相知者莫不痛之其所以
告諸幽者既雖幸有沅州之文矣而所以表其墓上使百
世之下過者讀之而想見其爲人則未有託也仲氏蚤從
張荊州游而晚交於子子其哀之予發書慨然曰吾交於
佐卿固久而自其守贛知之始深今其弟以是爲屬其何
可辭蓋始佐卿赴鎮時嘗以書來問政所宜先予以所聞
告之佐卿至官未幾往來者稱其政不容口久之乃來告
曰鄙所聞者至是訪之皆如言既一二罷行之矣顧所以
病吾民者猶不止於是也如某事如某事吾代而歸將以
告於上而革之則一方永久之利也予聞之喜甚蓋不獨
爲佐卿喜又爲贛人喜也然未久而聞佐卿之訃則又爲
之悲歎出涕而不能已佐卿素彊健至是暴得疾頃刻遂
不可救州人間之驚怖嘐號老稺相扶攜走哭府下皆失
聲退相與畫其像而祠之嗚呼是豈人力之可爲者耶因
考呂使君所記則曰公六世祖商恭靖王某我宋太宗皇
帝之第□子也曾孫仲□開府儀同三司贈太師追封成
王祖士嵩舉進士中第未仕而卒父不衰武經郎福建兵
馬鈐轄贈朝散郎母滿氏太碩人鈐轄公悟淡寡欲太碩
人名家子有賢行閨門肅穆爲士大夫所稱公天資閭爽
好學游庠序有聲名同業者皆自以爲不及以宗室子試

有司連中其科初補承節郎改授左承務郎知南劍州將樂縣丞簽書武安軍判官廳公事差通判鎮江府未赴改知泰州徙知常德府以家難不行及是爲贛州踰年年甫五十有二而遂以卒嗚呼是可哀已其佐湖南軍時帥張公孝祥深知之沈公介亦奇其材遂與轉運副使黃公鈞合章薦之爲郡奉法愛民以勤儉自約飭不妄費公家一錢干請無所應雖有挾而至者不爲動也在贛遇旱禱祠賑貸必盡其力節游宴罷土木勸民藝麥瀦水寬諸縣逋負損市人酒課人甚便之常時州郡別以使臣掌牙兵公罷之而歸其職於兵官責以嚴紀律謹訓練未幾營部肅然吏士皆可用鮮犯禁者舉吏必先寒畯權貴請屬皆置不問吏服其公於是州人相率以其治行數十言於使者之臺公聞亟諭止之曰太守德薄政荒不能布宣聖天子寬大之詔使旱至此父老不以爲有罪則已幸矣何善之可稱父老其亟歸教子弟孝於親弟於長忍小忿敦大信使太守之政爲能善其俗者則父老之賜厚矣天暑道遠毋苦父老爲也聞者感歎益相告戒毋違公令在長沙從張敬夫游受其學以歸其後待次遭憂閒居叅年尋繹舊聞講習不倦而尤究心於易築室所居之南朝夕讀書其閒疏泉種樹有以自樂其於進退得失之際有未數數然

者人亦不意其壽之不永而遂葬於此也初娶王氏福建安撫參議康功之女再娶黃氏湖南轉運判官淯之女皆先卒子男一人汝揆尚幼公沒三年太碩人故康窗而伯氏龍閣公數典巨藩亦以篤惠見紀蓋其家法傳有自云予惟公之志雖未克大施於時而二邦之政所以及人者已廣以其地遠且無門人故吏之記故不得書其與予書諭贛事者又逸不存而不得附見以俟後之君子則于於此不獨爲公恨之又爲贛人恨也爲書其事使以刻於其碣且爲之銘銘曰

於皇上聖哀此下民吏壅其流澤唫以屯惟時君人有聞於古肆其所臨霖若膏雨章貢之間禾黍油油公胡遽歸樵嵐之巳我銘其阡用勸來者毋以惠文易此章甫

通判恭州江君墓誌銘

君諱介字邦直姓江氏曾大父時大父夢符父衍世居徽之婺源未有仕者至君始居饒之德興以鄉舉中第至通朝籍而贈其父宣教郎遂爲德興人君少穎悟年十五六治舉子業鄉先生亟稱之君不自多一日讀程子書至水清性善之說喟然太息視平日所學不過爲利祿有不足爲者亟走謁衢州徐先生誠叟以書道其所志而請業焉徐讀書喜謂其徒曰此可與共學矣居數年而歸吏以其

說授學者多所興起初仕迪功郎興國軍司户參軍先是
受俸米者率倍其券君獨不取其予人也亦然郡將試以
難事又皆從容以決遂以廉吏薦之陞從事郎調隆興府
進賢令將行會天旱民饑度比至官且不及事亟移文諭
民廣殖牟麥民知君之愛己也聞其且至爭相扶攜拜迎
馬首既至不暇燕饗倍道趨府極陳所以拯救之策甚備
富民舒氏當出穀餘萬斛以糶而自請以緡錢輸府冀得
免糴規賞君爭之力帥守龔公茂良不悅而公執議愈堅
龔公始悟從君計而君不俟報已先諭舒氏出其穀矣視
饑民尤困憊者收養療治賴以全活者甚眾既而為邑官
吏多以救饑受賞或諭君盍自言君曰民饑而令食之猶
子饑而母乳之也敢幸賞乎會詔蠲民田半租君白郡使
者程公大昌曰常時輸租雖合勺之畸亦必使就盈數今
若但減其半則全户輸一升者名減五合而實猶輸一升
也若自全户三升以下悉蠲之則貧民被實惠矣程公以
君語聞詔從之程公喜舉酒屬君曰君宰百里而惠加一
路可謂仁人之言矣君始至官有旨新沿道廒置時民方
饑瘁聞是令下欲相率逃去君諭以不得已之故且為卒
溫户佥伐道旁木徹廢佛屋以助其役民喜趨事而執牽
者亦便安之未幾密院又頒新圖漕臺趣使改為甚亟君

言前役未既後役復興民且不堪況廣西之馬歲不過三
十綱綱不過五十疋新圖乃度爲容二百四十疋者亦何
爲乎且馬之息耗在芻秣之盈虛今不察兵吏之盜其廩
而必病民以豐其屋尤非分之所安也使者是其言縣得
罷役而芻邑亦有賴以免者天子以連歲旱饑詔吏救民
修築陂塘以爲之備吏惰不供而畏罪以希賞至有未嘗
一施畚鍤而以訖事告者君獨出入阡陌推上德意諭民
以利害之實而身勸督之民感君誠意作治如法後雖惡
歲猶得半稔君又深以獄事爲己憂籍逃田收其租爲繫
囚食飲醫藥之費言於憲臺而刻其事於石暇日延見學

子教以孝弟忠信亹亹不倦且詞唐故隱者崔君於學以
風勵之改官教郎知興國軍永興縣事君舊爲郡掾習知
其俗到官移書諸臺爲陳五事一曰稅重之弊二曰准衣
之弊三曰續起上供之弊四曰累年不放水旱之弊五曰
魚池榷稅之弊其言明白懇切覽者動心然卒無有能行
之者盜劫民尹惠政家殺其奴而逸尉恐負課脅惠政使
自誣爲殺奴者知君不可欺賂吏移鞫軍獄君條其可疑
者九事毅然以去留爭之惠政乃得免永興田多水少君
以水種豐凶不可期則兼課陸種立賞勸募父老傳誦至
於感泣天申錫宴舊例百物皆取之民吏緣爲姦費且數

倍君白太守和市予直民甚便之郡當通衢使客接踵而
力役不均有一歲而數役者有終身不一行者君至始爲
籍以均之他所以便民者多此類也轉奉議郎四川總領
司主管文字總領主餉大軍平時未嘗與民事至是東川
大饑君言於其長太府卿李公昌圖請得庫之羨錢往賑
之李公以爲然得緡錢五十四萬以行漕米勸分極力拯
救既又盡蠲被災郡縣田租而以所齎官錢代輸水浮陸
走衡言暑暍至感疾以歸而果合昌普廣安數郡之民爭
繪像立祠以報其德金州民千餘家以負茶租逮繫笞箠
十餘年不得釋君一旦白除之無不鼓舞感泣而去遂甯

守李公燾聞之以書遺君曰公兩邑之政可比古之循吏
而見於文字者又皆如絲麻穀粟之有用於世今來佐饋
軍而幕府施設有忠厚之稱蓋賢者之助多矣秩滿將歸
而諸使者薦之使從外銓調補通判荼州事非其志也因
以檄書至武昌已事而歸舟次江陵則不幸而以疾卒矣
卒時年五十八淳熙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君爲人誠
慤敦重不妄言笑意所與合開心見誠卽與異趣雖對之
終日如未嘗有人少時貧窶裋褐不完而處之怡然不妄
以一毫取諸人也喪親毀瘠甚事兄敬愛有過人者自奉
省約而周贍族姻甚厚徐先生之喪爲位以哭遇諱日爲

卻酒肉以報居官廉直不可屈撓孜孜焉以愛民爲事興利除害如己嗜欲至於身之利害則未嘗有毫髮顧藉意也於上官有所不合爭辨反復詞旨懇慨始雖小忤然以其發於誠心卒多聽納或遂爲知己如龔公尤相愛重還朝欲薦之迫銓法當試邑不果君於聽訟折獄察見底蘊而風諭開誘卒多歸於仁恕所治兩邑獄空皆歲餘他日道出其境民老稺相攜持羅拜道周有屑涕扶輿而不去者送之或越境而後反君爲文不務雕刻而辨說縱橫詞氣卓犖曲盡事理有玉汝堂集藏於家君之配孺人胡氏子男四人元恭仲恭叔恭懿恭女二人其壻舒蜼汪升之也君卒之明年元恭等乃克以君柩還里中又明年二月壬戌遂反葬於婺源瀛山大田之原元恭以予之與君善也使君門人程端蒙狀其行事來拜泣請銘其事皆子素所聞者且哀君之命止於此而不得盡其用以厚其澤於吾民也爲之銘曰

學以爲己仕以爲人廉直不撓有志必伸惠滿一同溢於四鄰士飽餘功野殍懷仁才雄氣剛一言萬鈞退省其私曠曠恂恂宜登天朝正色垂紳嬰鱗折角卒惠我民云胡不弔隕於中身欲考其德訂此墓文

金紫光祿大夫黃公墓誌銘

光州固始人十一世祖膺避地閩中今爲邵武軍邵武縣
人曾祖展有隱德爲鄉里所尊晚以子仕登朝授太常丞
以卒故知制誥呂公夏卿實銘其墓後以孫履爲尚書右
丞參贈司徒祖汝臣不仕父豫用右丞奏爲右丞務郎皆
以孝謹聞於鄉黨公自幼力學日誦千言人謂是且大其
門矣既長承務公任以家事於是無復進取意既孤而貧
悉力治喪不以累其昆弟而所以爲禮者無不備觀者歎
息母孫夫人春秋高性嚴而多病公致養勤劇得其驩心
鄰家有李永者尚氣節雅敬慕公察公養親之意有餘而
力不足請助公以經紀公亦信之不疑竭貲付之一不問

淳熙六年春正月端明殿學士黃公寢疾於邵武故縣之
私第熹往問其起居謁入公正衣冠擧扶起坐顧中子瀚
召熹入至則又扶以立辱與揖讓爲禮共坐食飲恭謹不
懈如常時卒食又扶而起涕泣爲熹言曰中也先考姚之
藏久未克識蓋不敢輕以屬人今以累子子其爲我成之
熹頓首辭謝不敢當而公命之不置熹懼以久勞公則不
敢辭而受命以出歸又以書辭未報而公薨諸子遣使來
訃且致遺命以同郡李君呂之狀來熹既哭公盡哀且念
今則無所於辭乃考其狀而附以所聞爲列其事曰謹按
右宣義郎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黃公諱崇字彥高其先

其出入如是者十有五年李衡公德將死感慨執公手曰
子吾父也公之兄客游以疫死人無敢往視之公獨毅然
告行千里還柩視其橐得餘貲尚百餘萬悉奉以歸其嫂
不以一毫自私平居恭儉自守不妄取予至其教子擇師
雖輟衣食無所愛由是二子皆舉進士及公時取高科以
德業風槩各有聞於當世既又並登朝列遇郊慶奏公爲
右宣義郎而致其事公乘安車東西就養二子皆孝謹篤
至諸孫滿前晨夕所以奉養娛樂公者甚備鄉黨榮之紹
興癸酉正月十九日以疾卒於南劍州沙縣之寺舍享年
八十有一其年十月葬於九峯先塋之次娶建安游氏先
卒亦以二子故追封孺人一女適貢士劉紀公卒時端明
公方以某官遍判建州事而季子章亦以某官知沙縣事
其後端明公被遇太上皇帝擢館職郎曹史官攝贊書命
兼司業祭酒侍講歷工吏兵禮部侍郎又以府教授給事
中兵部尚書事今上皇帝侍讀禁中正色立朝聲烈甚茂
以顯謨龍圖閣學士退老於家天子又乞言焉卽拜端明
殿學士恩禮殊渥而海內有識之士亦莫不歸心焉沙縣
屢宰劇邑有能稱然不肯媚事權豪後以御史中丞湯鵬
舉薦入臺爲主簿又以持論不阿而去提舉福建路常平
茶事知台州所至聲績皆可紀以是叅贈公至金紫光祿

夫夫人亦啓封本郡而孫曾仕者又十餘人然後鄉人知公所以遺其子孫者爲無窮也李君又言呂以壻公孫女嘗得拜公堂上閥竊窺覩公之爲人望之儼然卽之溫然危坐竟日無惰容雖遇臧獲不妄言笑自少至老如一日熹以是又知端明公之德之盛所以沒身於禮而不倦者爲有自來也嗚呼公其亦賢矣哉敬爲作銘銘曰

司徒之德浹於州鄉矧其孫曾弗俊以良光祿之賢克篤其慶隱耀弗章及子而盛其盛伊何學士尚書介也英英亦假節符國慶所覃逮其考廟結紫垂黃天子有詔匪爵之貴惟德之褒休而弗墜有積彌高我思古人恍其對接

承命作銘用亶來葉

特奏名李公墓誌銘

邵武軍光澤縣東里所有地曰烏洲李氏世居之爲郡著姓其先有贈大理評事者諱鐸始以文行知名鄉黨生太常博士諱始登進士第卒贈朝請大夫陳忠肅公賢之稱其眞率樂易有古人之風其仲子深紹聖閒以論斥時相之姦與任公伯雨等俱入元祐籍季曰處士濬隱居不仕而其葬也右文殿修撰李公夔實銘之蓋自其先世所與交游姻好盡一時知名士故其子弟見聞開廓趣尚高遠不與世俗同若特奏府君諱某字得之者則處士之長子

也少治周禮學兼通左氏春秋爲文簡古不逐時好弱冠游太學薦而不第舍法行當充貢又不果行竟以蔡試禮部恩奏名天府將入奉廷對前一日卒於臨安之客舍實紹興五年八月十八日年才五十有二歸殯宅之東岡三十二年其子呂乃更卜兆於烏君山下獅子嶺之原奉其柩而遷焉淳熙六年呂始見予廬阜之陽如舊相識一日泣而言曰呂不孝先人之沒二十七年而後克以禮葬葬又十有九年矣而未克識將無以爲幽遠無窮之計惟吾子幸而予之銘因出其親友崇陽大夫游君嘗之狀以請予辭謝不獲乃次其事如右按狀又言府君爲人事親孝謹友愛其弟甚篤之死不少衰遇族黨有恩意少有忿爭則爲居間極力平處不令入官府不幸死喪則爲經理其家事而任其婚嫁之責嘗有死上庠者遣仲弟護其喪以歸里人有以惡聲至者未嘗與之較至周其急則輟衣食不顧也諸弟嘗問善人之道府君語之曰臨事而無陰據便利之心斯可矣又嘗語人事有當爲力雖未及亦勉爲之若必有餘而後爲則終無時矣此其行身及物之本意也平居方嚴不妄戲笑而遇事輒應無所凝滯從弟西山先生嘗面歎曰兄於答問若不經意而受其言者反覆十思終無以易此非諸弟所能及也性尤敦厚質實發言處

事不以幽顯物我爲閒樂聞人善而務掩其惡所與交皆
巨人長者無不愛而敬之縣嘗以民兵爲屬府君爲制戰
陳擊刺之法而以時閱習之甚可觀也令欲以聞冀爲府
君得勳賞府君笑謝去不復有所預時海內多虞舉人有
不能試禮部者往往以恩直補官人有謂府君盍自言者
府君不答老之將至婆娑丘林吟諷書史逌然自適未嘗
有不遇之歎也嗚呼予生晚不及識府君而游君不予欺
也則府君者可謂好德有常之士矣乃不得少見於用以
沒其身其亦可悲也夫夫人上官氏朝議大夫合之女繼
室黃氏曲江令銓之女子男三人呂爲長次某次某女四
人游君與將仕郎高志旻從政郎何鎬保議郎上官竇其
壻也孫男女於今二十有六人而呂之彊學既有聞又教
諸子皆有法天之所以報府君者其將在於此乎乃爲之
銘使刺宰上以諉其詞曰

利不自予惟義之取義則彊爲惟仁之歸孰長其源不豐
其委斯匡斯藏有起無墜

宣教郎方君墓誌銘

予始仕爲泉州同安主簿得莆田方君德明而代之一見
傾倒如舊相識既去聲問往來無虛月閒以其詩遺予語
亦清麗奧博非常人所及也予後數以檄書往來莆中君

必爲予置酒留連款曲其後數年予以病不能事奉祠里中而君來爲建獄掾又得相見握手道舊如平生懽又二十年而予復以事至莆則君塚上之木已拱矣其子注來見且爲予泣出君州里世系官閥之狀一通請銘君墓予固悲君之不遇而又歎交舊之零落蓋凡三十餘年之間而同安寮友所繼所同無一人在則不忍辭而受其書以歸顧以病未及作而注數使來請其詞益悲乃出其書而敘之蓋方氏之先有諱某者始家莆田六子官皆通顯遂爲郡著姓君其第五子禮部郎中仁達之八世孫也父諱□母林氏君諱士端少苦學年十八以鄉薦試南省不利益務記覽不專爲舉子業以授室宗郎補登仕郎試吏部復高選授右迪功郎調主同安簿攝尉得盜當受賞棄不顧遂爲建寧府左司理參軍改宣教郎知福州福清縣事福清故號難治令多以罪去君始至慨然以公勤自勵曰是豈不可爲哉然不一歲竟亦以公事免君不戚戚歸家日治具召賓友飲酒賦詩以相娛樂後雖以恩得還舊秩而君已無復仕宦意矣乾道六年閏□月八日遂以疾卒年四十五夫人濮國趙氏武略大夫士鑌之女後君三年亦卒淳熙乙未乃得合葬於極嶺三山之原子男三人注清汪皆業進士而清嘗以承節郎試禮部與汪皆蚤卒女

四人其壻林璩林叔子鄭鐸季耒行也孫男女各四人皆
幼嗚呼君之才不後人而仕竟不偶既退而休矣又不得
永終壽考以遂其優游閒適之願是可悲夫爲之銘曰
猗君之才足以自奮仕而不遭樂亦無悶乘除有數奚又
不年尚覆來者百世之延

承務郎李公墓誌銘

乾道六年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權安撫司事趙公說知漢
州事余時言其以州人李君之行義聞於朝未報而四川
宣撫使王炎安撫使辟良朋轉運副使王璡判官趙不憂
相繼表上孝宗皇帝聞而嘉之乃九年閏正月丁酉制曰
務穡勸分有司之爲政發廩賑乏仁者之用心爾以布衣
居於下土因年饑之不足動義槩以有聞屢出私藏多所
全活與計偕而已老從官牒則徒勞勉服官榮歸教鄉里
可特授迪功郎致仕里之人高君之行而飽其惠既相與
嗟歎而詠歌之君沒之後十有七年其孫寅仲入祕書省
佐著作會進史得增秩因請貤以及若於是又詔特贈承
務郎人以是益知君積善之報爲未艾也又後數年著作
君乃自其家使人以書致君行述一通於予請以是銘君
之墓予故未得交君父子閒又以病廢書久欲謝不能而
惟閩蜀相望數千里著作君乃近舍其鄉之先生君子而

遠以屬我是其可以虛辱哉乃最其書之言曰君諱發字浩然其先隴西人唐明皇帝逃難入蜀過漢小留其近屬之從行者因或家焉君其後也世居什邡縣邑順鄉後徙長原曾祖保榮祖有質父世通皆隱不仕君資稟高邁自少倜儻不羣讀書有大志傲睨場屋謂功名可立致以鄉貢入辟廳補內舍久之未第宦者梁師成方貴幸士之不得志者類資以得官或以是怵君正色拒之京師被圍疏陳大計不報即棄錄牒歸養於家其先府君晚厭人事常獨居一室家務一以諉君君節衣縮食瘠己以崇義買書闢館迎脩士以教子孫而於忠孝立身之大義尤致意焉不專爲覓舉干祿計也親疾療治不遺力雖毀傷無所憚免喪既久語及親猶泣下廬墓側再踰歲弟沒亡子遺腹生一女婦服未竟輒謀私其橐以行君以義正之其家愧恨欲以危法中君君不爲屈吏又偏主其詞而卒不能有以污也已而撫其遺女如己生且厚資之以歸名族無繼齊餘憾自其少日生理未裕之時以至於老而豐殖推財讓產恤孤懷幼賙人之急自兄弟族黨以及於疏遠之無告者無不必盡其力而退無自多之色平生折券棄債不勝計里人有鬬訟者就以求直聞其言皆失所爭而去其微至於病者予藥石產者給薪米亦久不懈歲旱犯烈

日徒步數十里爲鄉人致禱雨爲立應人尤德之歲或不
登輒爲食以食餓者自春徂冬日以千數乾道戊子民饑
甚官爲振廩勸分而就食君家者日至三四萬人明年流
庸未復而荒政以罷民愈困弊數百里閭扶老攜幼挈釜
束薪而以君爲歸者其衆又倍於前蓋君之爲此自紹興
之丙辰至此三十餘年歲以爲常所出捐不知其若干斛
所全活不知其幾何人矣及是而惠益廣績愈茂以故州
郡及諸使者始上其事而蒙顯賞焉君初不欲而不能止
也既起拜命因摘詔語牓其所居爲義槩之堂曰姑以示
吾之子孫使之無忘聖朝所以褒勸之意而益勉於及人
也蓋於是時君之年七十有七矣明年屬疾且革猶顧左
右問今日所飯凡幾人既沒所活餓人過其門者無不流
涕也嗣子議既葬君其鄉古魁之原又次君行事如此而
論其槩曰君才雖高而動以繩墨自守凡有所爲必問禮
律如何其中退然如不勝衣者惟於義之所在則奮然以
身先之雖壓以公卿之勢弗奪也臨大患難瀕死而氣不
少沮季子以言事得罪至徙嶺表君不爲動與人交開心
見誠不逆其詐尤謹然諾不爲利回人有小善稱之不容
口不則必面折之而亦不復留胷中也故從之游者莫不
愛敬而嚴憚之或者至以俠名歸之蓋不知世之以武犯

禁者正君所深恥也雖無官守之責而聞四方水旱疾疫輒憂見言色論天下事激昂慷慨利害曉然聽者忘倦故相魏國張忠獻公雅知君書疏往來未嘗不稱歎其賢張公都督征討君移書爲陳量力慮勝之戒甚切嗚呼君之爲人如此使及强盛之年得用其力於當世則其所宜立必有大過人者今既不獲施用而其餘功猶足以活千萬人之死命雖其存沒幸常再被寵褒然天之所報君者豈若是而休耶君卒之歲淳熙甲午二月丙寅葬以辛丑五月之壬寅君夫人同郡楊氏先卒二子議以叅舉得官著作陞朝籍叅封宣教郎致仕賜緋魚袋旋中進士第至宣教郎後公數年皆卒一女適朝散大夫知嘉州王神孫男五人寅仲爲長次賓仲次康早世次憲仲次寘仲寅仲賢而有文辭今爲奉議郎知普州所以篤君之慶於無窮者將於是乎在予雖不及識君而於君之事無所疑者獨以行述爲可信又讀義槩諸詩而全蜀名士無不在焉益知行述之果不誣也乃悉論次而係以銘銘曰

德而不才德匪其德才而不德乃才之賊賢哉若人抱道隱居振廩之功日活萬夫茂實既騰帝偉其績命服命書於以往錫既寵於堂又賁於幽惟是閒孫益鴻厥休我銘其藏千古不泐義槩之名永世無斁

宣教郎致仕陳公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衡字公權曾祖確祖□父□皆不仕世爲福
州候官縣人及君之生質直嚴重謹然諾寡言笑飲食起
居有常度寒暑不易危坐終日對妻子未嘗見齒雖嚴於
家而與鄉人處則斂退樂易惟恐失色於人虛懷待物不
疑人欺遭詐取直無慍責逋於人愧若己負以故不能治
生而安於貧嘗曰吾不怨人亦莫余怨不侮人亦莫余侮
也中歲益貧迺闔門以教子爲事奉養靳靳而資其子使
從師友講學至解衣無吝色起居晨夜必以身率之其勤
約人所不堪而君處之裕如也已而諸子舉進士有名仲

子孔碩登科從官所莅多可紀人意其縮約少寬而君訓
飭彌厲未嘗假以言色其平居所以告語之者隨事不同
而要其歸必出於守道循理愛人及物之意孔碩爲邵武
宰方以聰明慈愛甚得其民而君遽以疾終於寺舍市里
聞之無不失聲歎吒如悲親戚紹熙五年十二月丙寅也
平生不喜僧道巫覡誑誘之說及病遺戒悉擯不用蓋其
天資有過人者故雖未嘗問學而卒能有以自拔於流俗
乃如此初以慶壽恩授某官致仕既再遇登極及明堂恩
叙階宣教郎賜五品服娶同郡黃氏封宜人先卒而葬於
閩清縣賀恩里大將之原至是孔夙等將奉公柩以合焉

亟以書來曰諸孤不孝荐遭閔凶前日先生既嘗幸哀而賜之銘矣今而闕焉是使孔夙兄弟無以見先人於地下也敢泣以請惟先生憐之時予方以負罪杜門俟譴不敢復近筆硯爲辭章然讀其狀於中若有愧焉因竊敘而銘之其子孫男女已具前志此不復出銘曰

言之出不踰閾行之長不滿鄉人莫我尤我豈人憂載此餘戹以適其正吾淺之爲丈夫者又安能窺其際而涉其流乎

迪功郎致仕王君墓碣銘

淳熙十有一年秋八月迪功郎致仕番陽王君彥暉卒冬十月葬其家山先塋之右既卒哭其子安墨衰絰走謁予於建安潭溪之上拜泣且言曰安不天往歲失吾母東萊先生既不鄙辱而銘之今重不幸而失吾父則東萊亦既沒矣兄弟聚謀大懼不朽之託無所於歸敢使安也介東萊之友以爲重而謀於下執事惟吾子之有以哀之也予以病衰久廢筆硯四方知舊文字之屬所拒者無慮數十家既以例謝不能而視安之來布衣蔬食重趼十舍踰越險阻蒙犯霜雪所以不死其親之意有非人所及者不忍使之徒手而歸也且吾伯恭父之病矣而亦既銘其母焉我其得辭之耶則應曰諾於是安乃出其友安遠節度掌

書記章洙之狀以視予曰王氏唐末避地始爲饒州德興人申有名申甫者以能雅歌補郡博士弟子員晚歲教授縣東三十里所曰柘溪者樂其山水之勝卻諸生歲時脯脩而易其地以居焉生四子其仲曰畿隱居自放里人高之其後子孫益蕃昌遂盡有柘溪地人因以里名其家畿生之純之純生居立君居立之子也字子充少孤自植立以勤儉持家娶程氏生四男子曰賓曰安曰憲曰宗皆教之學斥家貲爲市書史聘師儒日釀黍爲具博延四方名士使與之接雖殫力不計既而安業獨先就鄉里父兄賢之多遣子弟從之游郡有司亦以其程試應書再送禮部未第會天子奉觴得壽宮勞賜耆老而君夫婦皆以安故相先後得官封君卒時年七十有二四子皆儼然服儒冠獨兩女前卒而孫男女已十有四人矣君性脩潔嚴重不苟所至必拂拭正席乃坐及將去猶徘徊視乃行生平謹禮比老益虔鄉鄰慶弔必先雖幼賤必躬造族姻有喪戒門內毋食肉以屬親疏爲日久近有差輕財好施樂成人之美人有未善苟知之必告雖以賈憎不自悔更爲竊歎如已憂其嫁娶氏二女事則伯恭父已書之程氏之墓矣蓋君之志而其室有以相之也予雖不及識王君然既嘉其子之能修身以幸於先生君子也又哀其能始

終勤劇以覬顯其親於無窮也而既諾之矣今又觀於王君之行事如此蓋亦庶乎孔子所謂十室之忠信者是以三復其書而歎息焉因輯其事而詩之俾歸刻墓上既以表王君之德而又申伯恭父之遺意以厲其後之人其詩曰

鹿鳴先生詩禮傳荒此栢溪祀邈綿逮君教子子能賢千里匄我銘君阼至哉我友授子言皇皇業業無窮年眇思所屬非華軒有能力此榮其先

同治五年蘇州府重刊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王　沂肖曾覆校
侯官馬　晉儔船分校
侯官馬　申宏甫分校

朱子文集卷之十八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訂　受業諸子仝校

屏山先生劉公墓表

屏山先生劉公既沒二十有一年一日其嗣子玶涕泣爲其故學者朱熹言曰玶不幸蚤孤先人葬既不及銘而墓道亦至今未克表大懼不孝獲戾幽明亟欲建石琢辭以覺於後而惟先人不及用於世其事業無得而稱惟道德之懿不可以不白而知者又益鮮未有所屬筆獨吾子嘗學於先人盡以所見聞者爲我書之熹竊伏原念所以得游先生之門者具有顛末其於今日之誼固不敢辭而又

有不敢不辭者蓋先人疾病時嘗顧語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彦沖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學皆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熹飲泣受言不敢忘既孤則奉以告於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先生之兄侍郎公尤以收卹孤窮爲己任以故熹獨得朝夕於先生之側而先生亦不鄙其愚穉所以教示期許皆非常人之事今乃幸得屬辭比事以相茲役顧恨弗獲其何敢辭惟是駑劣老矣無聞蓋未有以副先生疇昔之意而慰吾父泉壤之思其何能有以究闡幽微信示久遠乱又熹之所以不敢不辭者則起拜辭謝不敢當而再拜以大誼要責於是不得終辭而輒論次其事如左方謹按建之劉氏至忠顯公始大公以節死於靖康之難而歸葬其鄉崇安縣拱辰山之南今其墓西二十有五步少南有丘焉則先生之所藏也先生忠顯公之季子諱子翬而彦沖其字也世系本末具刻於忠顯之賜碑此不復著先生少負奇才未冠游太學聲譽出等夷以父任補承務郎辟眞定幕府旋屬禍亂忠顯公薨京師先生痛憤家國非常之變執喪過禮哭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事秩滿以最聞詔還莅故官先生始以哀毀致羸疾至是自以不復堪吏責遂白閒局主管武夷山沖佑觀以歸世家屏

山下潭溪之上有園林水石之勝於是俯仰其間盡棄人
閒事自號病翁獨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嗒然無一言意
有所得則筆之於書或詠歌焉以自適閒數日輒一走拱
辰墓下瞻望裴回涕泗嗚咽或累日而後返事繼母呂夫
人盡誠敬兄弟之間怡怡如也侍郎公之子珙幼開爽嗜
學先生愛且奇之教以文行經業不少懈而必使務其遠
者大者與胡劉二先生爲道義交相見講學外無一雜言
他所與游亦皆海內知名士靡不歎服深遠自以爲不及
而先生之心未嘗少自足雖聞常人有片言之善無不從
容咨叩必竭兩端而後已至族黨後生來問學者則亦隨
其器質告語成就終日無倦色如是者蓋十有七年四爲
崇道祠官叅階右承議郎享年四十有七以紹興十七年
十有二月丙申卒始得疾甚微卽入詣家廟泣別母夫人
前編以書告訣素所與往來者召珙付以家事指示葬處
中外孤遺人人爲計久遠皆官舍業之旣已則日與學者
論說修身求道之要作訓戒數百言彈琴賦詩澹然如平
日熹時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先生平昔入道次第先生
欣然告之曰吾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子
之徒聞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爲道在是矣比
歸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

此抑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墮於是嘗作復齋銘聖傳論以見吾志然吾忘吾言久矣今乃相爲言之汝尚勉哉熹頓首

受教居兩日而先生沒所著書詩合爲文集二十卷娶陸氏封孺人先先生十七年卒無子葬忠顯公墓東三十有五步有先生所紀其家世德善刻焉蓋先生不再聘則以侍郎公之幼子玶爲後今爲右修職郎實立此表熹方爲次其文而西府建安公亦以書來曰叔父之墓弗識珙則與有責焉熹讀之瞿然曰是乃吾之罪也乃亟起書石而系以銘銘曰

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孰握其機而挈其綱嗟惟先生立德之本既覺而存復則不遠亦曰於仕我立我行亦生而死我安且寧祺辰西南有銘斯碣嘉與後人仰止遺烈

曹立之墓表

淳熙乙未歲予送呂伯恭至信之鵝湖而江西陸子壽及弟子靜與劉子澄諸人皆來相與講其所聞甚樂子壽昆弟於學者少所稱許開獨爲予道餘干曹立之爲人且曰立之多得君所爲書甚欲一見君與張敬夫也後五年予守南康立之果來目其貌耳其言知其嘗從事於爲己之學而信子壽昆弟之不予欺也欲留與居而立之有宿

諾不果及予受代以去而所請白鹿洞書院賜額有旨施行如章郡守吳郡錢侯子言以予之惓惓於是也亟以書來問孰可爲師者予因以立之告子言聞之欣然具書禮授使者走餘干踵立之門以請而立之病不能行矣十年二月辛亥竟不起年方三十有七子靜以書來相弔具道立之將死其言炯然在道不少異於平日相與深歎惜之嗚呼吾道之衰久矣比年以來敬夫子壽伯恭皆以盛年相繼淪謝而後進之可冀以嗣事於方來者亦多夭沒今又失吾立之然則子靜與予之相弔也豈徒以游好之私情也哉立之名建其先自金陵來徙家至立之八世矣立之父諱天明始爲儒立之幼穎悟日誦數千言少長知自刻厲學古今文皆可觀一日得河南程氏書讀之始知聖賢之學爲有在也則慨然盡棄其所爲者而大尊思於諸經慨訪當世儒先有能明其道者將就學焉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高者即往從之得其指歸既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爲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學久而若有得焉子壽蓋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則又寓書以講於張氏敬夫發書亦喜曰是眞可與共學矣然敬夫尋沒立之竟不得見後至南康乃盡得其遺文以考

其爲學始終之致於是喟然歎曰吾平生於學無所聞而不究其歸者而今而後乃有定論而不疑矣自是窮理益精反躬益切而於朋友講習之際亦必以其所得者告之蓋其書有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工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棄百事以趨之則吾恐未悟之間狼狽已甚又況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耶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今歲元日知病之不可爲矣猶書其牖曰未死之前不可自棄遷善改過自是愈篤死之日起正衣冠危坐如平日語其弟廷曰吾雖甚病而學益進此心瑩潔無復纖翳如是而死庶其可以言命矣語訖就枕未安而沒嗚呼立之雖不幸蚤死不卒其志然所以自樹立者至此亦豈他人所及哉立之事親孝敬水之養驩如也愛其弟甚至與相切磋如嚴師友姊嫁而卒撫其孤以有成與人交敬而忠苟心所未安雖師說不曲從必反復以歸於是而後已其於予規正尤切切視人有急難周之必盡其力雖貧病不計楊其齋曰無妄杜門終日里巷有不識其面者日用閒自省小有過差即書之册其討論經學有得亦悉記之及爲他文甚眾病中欲舉而焚之廷弗忍既沒而視諸篋則已亡其半矣乃裒自論

定以來所作得十餘卷其他猶多可傳者顧以立之遺意弗敢出也立之嘗娶婦不悅於姑教之不從而去故卒無子至是延以母命立宗人之子愿爲後而葬立之萬春鄉栗田原先塋之右且以立之遺文數篇及其友成志郎趙君伯域之狀不遠數百里來請銘予於立之相得雖晚而知之深望之厚哀其死而屢出溺焉其可以無從乎然立之已葬不及識於壙中乃書其事使以表於墓上又系之曰胡子有言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信哉如立之者博而不雜約而不陋使天假之年以盡其力則斯道之傳其庶幾乎嗚呼今短命而死矣豈不可哀也哉是歲五月

乙酉新安朱熹述

西山先生李公墓表

西山先生李公者龜山先生楊文靖公之門人也龜山既受學於河南程氏歸以其說教授東南一時學者翕然趨之而龜山每告之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於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所以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右之聖賢所以爲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及李公請見於餘杭則其告之亦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

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爲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
者而謂之人心耶李公受言退求其說以進愈投而愈不
合於是獨取論語孟子之書而伏讀之蚤夜不懈十有八
年然後渙然若有得也龜山蓋深許之而公之語學者亦
曰學者於經讀之又讀而於其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於
羣疑并興寢食不寘然後始當驟進耳龜山既沒後進多
從之游後舉遺逸召對卒官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
字而葬其鄉邵武軍光澤縣東黃嶺之原學者共追號爲
西山先生云公諱郁字光祖元祐黨人朝散郎深之子母
安仁縣君陳氏贈諫議大夫陳忠肅公之女兄也公幼不
好弄坐立必莊少長學於舅氏陳公器之踰冠乃見龜山
而請業焉龜山一見奇之卽妻以女既而以朝散公遺命
出爲叔父將仕郎庭之後中閒游太學被鄉薦皆不第紹
興初天子慨然有志中興大業思得山林遺逸魁傑非常
之材而用之會遣御史朱異行郡國詔俾掾訪以聞異聞
公名使還以對召對便殿所陳皆當世大務上爲改容頃
聽請退而留者再詔以爲右廸功郎尋除詳定一司敕令
所刪定官未久以憂去用進書恩特改承務郎及免喪會
秦丞相檜已用事公自度不能俯仰祿仕遂築室邑之西
山往來讀書其閒家益窮空人有不堪其憂者公獨曠然

不以爲意然當世賢士大夫益高仰之遷官者多引以自代久之起家佐閩帥幕府人謂非公所宜處而公不辭既至人謂公且不屑爲而公治文書惟謹日訪民情戚休利病以告其長而罷行之一日帥用小人言欲毀民居數十爲列肆酤酒以牟利公白其非便帥不樂頗見色詞公卽移病告老帥悟慚謝公爲强起二十年七月壬辰竟以疾卒年六十有五矣公天資粹美而涵養有方其事上恭而有禮其御下嚴而有恩平居未嘗有情容誨人終日無倦色自奉甚約而事親極其厚於所後尤兢兢致孝服喪毀瘠如禮治喪必誠信至竭其貲不吝兄階官杭州罷賊死公事寡婦如母教孤姪遺遺女皆如己子其於世務人情官政文法下至行陣農圃之事靡不究知然竟不及用於世以沒識者恨之所著書有易傳參同契論孟遺秉及平生遺文合數十卷藏於家夫人楊氏龜山先生第三女有賢行通經史大意平居誨飭子孫整齊內外皆中禮法後公十六年卒子揆成務郎陳公誌於將仕之墓所謂延孫者也晚以德壽慶恩補官而卒女適同郡上官墨卿孫男閒閒閒閒女適某人閒於是以廸功郎爲全州州學教授始將伐石以銘其墓而來請文以識焉嗚呼聖賢遠矣然其所以立言垂訓開示後學其亦可謂至誠顧自秦漢以

來道學不傳儒者不知反已潛心而一以記覽誦說爲事是以有道君子深以爲憂然亦未嘗遂以束書不讀坐談空妙爲可以徼幸於有聞也若龜山之所以教與西山之所以學其亦足以觀矣予是以著之而幷記其行事後之君子尚有考也淳熙十有二年秋八月己卯具位朱熹述

聘士劉公先生墓表

先生姓劉氏建州崇安縣五夫里之白水人其曾大父諱勃起身農畝以進士高第仕至尚書職方郎中叅贊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大父諱韡照朝請郎再世皆有清德中歲郎休官退處以大耄終父諱元振始不仕然亦以馴行稱先生諱勉之字致中自幼强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其爲文肆筆而成汪洋閎闊凌厲頓挫儕輩少能及之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方禁士毋得挾元祐書制師生收司連坐法犯者罪至流徙名爲一道德者而實以鉗天下之口先生心獨知其非是陰訪伊洛程氏之傳得其書藏去深夜同舍生皆熟寐乃始探篋解衾下帷然膏潛鈔而默誦之聞涪陵譙公天授嘗從程夫子游兼邃易學適以事至京師郎往叩焉盡得其學之本末既而遂厭科舉之業一日棄錄牒揖諸生而歸道南都見元城劉忠定公過毘陵見龜山楊文靖公皆請業焉而

劉公尤奇其材嘗語數十日告以平生行己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學他人所不及聞者無不傾盡先生拜受其言精思力行朝夕不怠久而若有得焉則疇昔所聞一言之善融會貫通皆爲己用而其踐履日以莊篤與籍溪胡公原仲屏山劉公彦冲兩先生友善日以講論切磋爲事其於當世之務若不屑焉而論說區處鉅細顯微皆有條理亂後故山室廬荒頓乃卽建陽近郊蕭屯別墅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稼以自給澹若無求於世而一時賢士大夫莫不注心高仰之中書舍人呂公居仁知之尤深書以小詩問訊有老大多材十年堅坐之句世傳以爲實錄是時國家南渡幾十年謀復中原以攄宿憤而未有一定之計方且寤寐俊傑與圖事功呂公乃與同列會公天游李公似之張公子厚數人者其列其行誼志業以聞於朝特詔詣闕將行屏山先生爲作招劍之文以祝之其卒之亂曰寶劍徠奉君王撫四夷定八荒時乎時毋深藏其所望於先生者蓋如此既至會秦丞相檜已顓國枋爲其事非己出不能平時又方決屈己和戎之策惡聞天下正論意山林之士不顧利害敢盡言觸忌諱尤不欲使見天子談當世事第令策試後省給札俾上其對先生知道不易行卽日謝病歸杜門高臥十餘年造養益熟名聞益尊故

相趙忠簡公出鎮南州道出里門紆轡入謁坐語移日彌加歎重然其去未幾卽遭讒竄海外以沒同時知先生者亦皆窾鋼不復用於是先生竟不及一試於用而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九有志之士莫不哀之紹興十九年二月十日也先生學本爲己而才周世用臨事財處不動聲氣平居嚴敬自持若不可犯而接物之際恂恂和悅色笑可親其臨財廉一介不妄取少時婦家富而無子謀盡以貲產歸女氏旣謝不納又擇其宗屬之賢者舉而畀之使奉其先祀其與人交誠信懇惻同里胡公明仲侍郎蚤出爲季父後不自知其本親鄉人多竊議之而莫以告先生獨爲移書具陳本末所以然者胡公感其言爲數歸省恩禮略備議以少息熹之先君子蚤與先生游相好將沒深以後事爲寄且戒熹往學焉及棄諸孤先生慨然爲經理其家事而教誨熹如子姪旣又以其息女歸之親舊羈貧收恤扶助亦皆曲盡恩意學子造門隨其材品爲說聖賢教學門戶以及前言往行之懿終日娓娓無倦色自壯至老如一日也娶連氏無子以從兄之子思溫爲後二女子其長歸於我次適朝奉郎范念德思溫亦無子又以從弟之子澧後之建州於今爲建寧府先生墓在草堂涉溪西北七里所羣玉鄉二桂里之學士原其葬時不及銘逮今且五

十年後生之及見先生者日加少熹懼其益久而遂將無所考也乃追記其世家學行之最而伐石以表焉慶元戊午正月己亥朔旦門人朝奉大夫致仕朱熹述

韓溪翁程君墓表

韓溪翁先君子韋齋先生之內弟程君也諱□字復亨徽之婺源人少孤從先君子學於閩中因得講聞一時儒先長者之餘論而心悅之鈔綴誦習晨夕不少懈先君子愛其勤敏於其歸書六言以贈之皆事親修身爲學之要君拜受其言以歸益自樹立務記覽爲詞章思所以大其門者然君爲人坦夷跌宕不事修飾好讀左氏書爲文輒倣其體不能屈意用舉子尺度以故久不利於塲屋家故貧至君益困中歲奉親徙居窮山中自號韓溪翁山田百畝環堵蕭然無以卒歲而君處之泊如也晚益不得志因自放於杯酒閒酒酣諷左氏書雜以國風雅頌之篇坐者聳然傾聽其俯仰疾徐之閒頓挫抑揚如有節族至於放臣孤子怨夫寡婦之辭又未嘗不三復感慨而出涕流漣也席夫孺子從旁竊觀時或笑而侮之君傲然不以爲意蓋其中所抱負有不得騁者故託此以自遣至他行事則其不合於理者固鮮矣乾道元年年五十九以疾卒後十年君夫人胡氏亦沒遂合葬於懷金鄉福林冷水之原蓋新

安鄱陽信安諸程皆出梁鎮西將軍忠壯公靈洗其家婺源者又自歙之黃墩徙而來譜牒具在聞之先君子忠壯公葬黃墩其墓以石爲封今尚在也君家自其大父某始與鄉薦父某亦以郡學上舍當貢京師皆不幸蚤卒至君學益勤而其師友淵源所漸者益遠顧亦不逢以沒其世而有子曰洵好學而敏於文君奇愛之曰是足以成吾志矣既又屢薦不第今乃以特恩授信州文學識者恨之然洵故嘗從熹論爲學大要意其所以成君之志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熹祖母君之姑因謂君叔父幼從先君子在臨安時時見君來先君子或留與飲君必盡醉而論說衮衮不能自休既長歸鄉里又得拜君而君辱教誨之則君益以老矣然得酒輒歌呼談噱意氣猶不衰也今又三十餘年洵乃以書奉君學徒李君繡之狀請表君墓惟念始終顧二父於今皆不可見而熹與洵孤露之餘亦俱老大乃流涕而書之蓋以重歎君家之不遇又惟潦倒無以副君疇昔之意而自悲也嗚呼洵尚勉之哉淳熙八年八月乙卯表姪具位朱熹述

朝奉劉公墓表

淳熙五年正月丙辰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劉公卒於豫章之私第四月癸酉嗣子孟容等奉其匱葬於臨江軍

清江縣思賢鄉安陽里全塘之原明年孟容衰絰來見予
廬山下奉公族弟鄂州通守清之子澄之狀泣而以告曰
孟容之先人不幸不及從先生游而孟容顧得學問承教
於左右惟是先人之墓當有碣而未有文以刻焉敢介叔
父以其狀爲請惟先生幸哀憐之予於子澄故友善今孟
容來又謹潔自好學問有方固知其故家遺業之傳爲有
自來讀其狀又知公德性履行之詳如此間之嘗識公者
皆如狀言不誣則亦自恨其不幸而不及識公也既乃爲
序其事而銘之公諱龜年字且老其先從李氏朝京師始
自袁州臨江徙其籍開封府祥符縣魏陵鄉吳兒村遂爲
開家公之曾祖公非先生諱敞以文學致大名元祐中爲
中書舍人卒祖方雄州防禦推官贈右通奉大夫父襄右
朝請大夫贈朝議大夫公以從祖奏爲將仕郎又以大夫
公奏爲從事郎調峽州司戶參軍遭喪不赴改臨安府錢
塘縣主簿歷道州軍事判官改宣教郎知常德府武陵縣
事通判沅州事主管台州崇道觀叅階朝奉郎賜服五品
而卒其爲人靜重純篤十三歲遭母吳夫人喪哀慕如成
人從大夫公居鄱陽餘二十年日以讀書作文爲事無故
未嘗出齋扉鄰里或不識其面大夫公性嚴與人多忤公
左右承順惟謹退而接其鄉黨族姻又皆曲盡其情以故

其不能無憾於大夫公者亦往往銷釋無復芥蔕皆曰公之能子也少時銳意決科稍不遇卽舍去居常晦默不自矜伐謹嚴拘畏無一毫自放繩墨之外所居一日必葺服器一物必整盛夏衣冠韠履不暫釋居閒亦必雞鳴而起處閤室如對大賓待童僕小人亦盡誠慤所居之室必書謹獨正心字揭之座右錢塘今爲赤縣公爲主簿時秦檜方用事鄉黨姻舊或以文字見知登顯仕者謂公曰盍亦求之公不應退治簿書益謹至他職事亦多與貴要人接公益自閉匿以故得竟秦氏敗無所汙人以爲難在道州太守季公南壽深知公旣以政事文詞薦諸朝比去懷其餘章以授後守曰判官賢而不求人知恐君或失之也故留此以竢惟君留意後守許諾及其去又如之公以是改官在武陵遇民以寬吏有罪則立治之不少貸然亦不求其過也縣境田多荒官耕者衆其健者與吏爲一侵漁訴訟展轉不止公爲推窮本始必見端緒而予奪之訟爲少息楚俗右鬼其淫祀有曰潘仙翁者歲時集會擬金鼓執戈矛迎而祭之公命尉杜師顏撤屋毀像收其兵刃罪其倡之者衆然後定縣十年不升降戶等賦役不均咸以爲病公始爲改造帳籍民無異詞部使者相與以其治行聞於朝有旨記姓名申書然公秩滿則詔尚書銓注官以歸

卒不一見丞相也沅並邊蠻人侵掠無寧歲公佐郡時羣
獠大動守懼求去公攝其事按邊防舊法訪問裁處立爲
條約以授邊吏明諭威禁而以無事鎮之蠻果帖服公佐
州常言長貳失和多由下有勝心以駕其上故雖善意亦
或不得伸惟盡吾所以事長官之禮而行吾所以佐長官
之義則庶其見信矣晚見孟容從子澄學聽其誦說而悅
之謂子澄曰君言之善吾亦且將從事於此顧恨晚矣一
日召諸子告之曰觀星歷書吾殆止此汝曹勉旃毋爲門
戶羞也因誡以誠實詳審謹禮擇交嚴分守察細微數事
藹然皆長者之言居二年而病既病猶扶掖以奉家祭病
革孟容泣而誦其平生正心之訓則微視而頷之蓋其爲
人始終之槩如此嗚呼是亦可謂善信人矣而其官不遂
壽不長又如此其可悲夫公娶昌黎韓氏生兩男子孟容
爲長免喪舉進士中其科授迪功郎新袁州分宜縣主簿
孟將以公遺澤補將仕郎一女孟蓁未行予觀孟容固賢
而聞孟將亦好學然則公世之興蓋未艾也其亦足以少
慰也夫其銘曰

吁嗟劉公篤世休道雖晚聞德蚤修長途方騁歲不留志
業有嗣無餘憂清江之曲全塘幽方跌圭首千千秋過者
視此式其阡

按會要臨江軍以筠州清江縣實新喻自袁州新淦自吉州來隸而歐陽公作主客集賢墓碑皆云吉州臨江人今狀又云袁州臨江人恐有差誤請更詳之

董君景房墓表

鄱陽董君景房者諱爲良世家德興之海口大父淸始仕至宗正少卿父元一秀州司法參軍君少有大志嘗學於江山徐公誠叟先生之門受其說而歸益務求友講而修焉不數年遂以文行聞於州鄉再試禮部不第退處於家讀書講學不復以聲利榮達爲事鄉人相與益高仰之而君之學蓋日進月益而未可量也淳熙十一年九月一旦得疾卒年甫五十有四士友聞者莫不哀之蓋君爲人儻蕩無城府家故饒給兄弟始求分異君力止之不可則盡聽其所擇而獨取其所遺及故書數篋藏焉既而兄弟或破其產君極力資奉不計有亡死者葬之而撫其孤焉族姻鄉黨之貧無歸者衣食之罷不能者教誨之不幸而有急難者救護之皆極勤懇鬬訟之不決者爲曉譬以義理往往心服失其所爭而去歲饑姦民肆掠物情大恐君爲官畫策以便宜發廩振貸而密以兵掩其渠帥實於法人賴以安雖有當世之志於官政民俗弛張之際尤孜孜焉嘗記其見聞思慮所及者作活國書一編其言質愨詳盡

不爲華靡而所規畫常以厚下固本爲先識者韙之恨其
不得見於用也君娶周氏子男二人從起從治女六人其
三已適人進士齊節程矩齊牧其壻也君卒之明月葬其
里之黃柏原沙隨先生程公可久雅知君實銘其壙而從
起又以君友人太學生程端蒙之狀來請文以表墓上子
故家君旁縣頃歲還里中君以所論經子諸說來見別後
又數以書來有所問辨時君猶有四方之志予因以所聞
古人爲己之說告之而君不以其言爲非也然則其可無
詞乃取程生狀摭其可紀之大者書以授從起俾歸刻之
嗚呼君則已矣而予言不沒則百世之下於此尚有考也

淳熙丙午三月庚辰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華州雲臺觀
新安朱熹述

程君公才墓表

紹熙二年冬鄱陽程君正思病且革以書抵予告訣且書
其先大父府君之行事而求識其墓予既哀正思之力學
任道而不幸蚤死又知其大父之賢如此而無所聞於後
世知其將死深悲之屬不在他人是固不可以無言也按
正思言府君諱汝能字公才天資純篤不由學問而孝弟
忠信自有以絶人者父性嚴府君事之順焉於其行事有
未安者必以正諫諫而不入則退而謹伺之意解復諫卒

聽從乃已母得末疾三年衣不解帶居不入室時其起居飲食之節而躬致養焉雖矢溲之役不以累他人也事兄謹甚兄好飲佚游府君懼顯兄過以貽親憂委曲其閒爾縫甚至卒以無聞言親沒析其產兄欲善田宅恣所取無難色平生口無惡言妄語足迹不涉官府之門居鄉接物恂恂謹敕不怒而人敬畏之周人之急必盡其力雖或負之不計也鄉人有死而亡子者治其喪甚飭或欲沒入其貲產爲告官立後至今不絕處家慈愛而能嚴子孫不敢爲纖芥非理事今沒三十年鄉人行旅言之猶有思慕出涕者嗚呼茲非夫子所謂十室之邑忠信如己者乎是乃三代之遺民而非今世之士所能及也使其得聞聖賢之教而講學以明之其所至可量哉正思病亟作書其詳如此而字畫謹細如常時且謂他行之懿猶有不及書者今問其家得其世系則鄱陽之程皆祖梁忠壯公靈洗唐乾符間有名維者以金紫光祿大夫海州鹽鐵使將兵討巢賊不利始居饒州樂平之銀城後徙新建而地析爲德興縣故今爲德興人自鹽鐵十二世而生府君之父諱宏亦有鄉行娶齊氏生府君娶口氏生二子曰晟曰昜晟先卒昜今以修職郎致其事而又有正思爲之子意者程氏其將興乎今正思雖不幸而二弟亦知爲學是固未可

知也乃書此碑刻石墓左以竢墓在□□鄉□里某處晨
之子曰端友曰伯雲易之子曰端誠曰端蒙曰端臨曰端
本正思卽端蒙也予亦已別識其墓云三年壬子秋九月
丙子新安朱熹書

程君正思墓表

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知所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足以
行之內不顧於己私外不牽於俗習此又難也嗚呼若鄣
陽程君端蒙正思者其所謂知所擇而能行之者歟乃不
及一試而又無年以死使人不得見其德業之所成就是
可哀已正思天資端慤自幼已知自好稍長卽能博求師
友以自開益遂以詞藝名薦書旣乃見予於婺源聞諸老
先生所以敎人之大旨退卽慨然發憤以求道修身爲己
任討論探索功力兼人雖其精微或未究極而其固守力
行之功則已過人遠矣始時名下之字同於周程至是亟
請其父而更焉其居家事親能開義理於幾微之際多所
感悟而不失其驩心喪母葬祭推本古經以正流俗之謬
鄉人多以爲法其在太學儕輩類趨時好不復知有聖賢
之學正思擇其可告語者因事推誠誨誘不倦從而化者
亦頗眾然其爲人剛介不苟合聞人講學議政有所未安
輒造門辨質或移書譬曉必極其是非可否之分而後已

會大臣有樂豪縱而賤名檢者見修士郎以邪氣目之而
又言於上曰是屬且能亡人之國於是學官承其風旨因
課試發策直以王程蘇氏之學爲問蓋將以其向背爲取
舍對者靡然無敢正言其失正思獨奮筆抗論無所依違
而所以分別邪正之間輕重淺深又皆中理雖竟以是無
所合而歸然其抑邪與正之助亦多矣既歸郎以病不起
紹熙二年十一月一日也享年四十有九聞者莫不哀之
方疾革時手書來曰端蒙死不恨恨不克終養而卒業於
門耳然已無可言願先生自愛蚤就羣書以竢來哲世不
我知天豈亦不我知也哉予雅意正思任道勇而用志專
必能卒究精微之蘊以廣斯道之傳者遽讀其書不覺失
聲流涕既而視其筆迹謹好如常日又知其聞於死生之
際如此爲之痛惜久而不能平也明年正思之父將葬正
思於其鄉之某處使其二弟端臨端本狀其事以來請所
以表其墓者予按其言正思曾祖宏祖汝能皆有鄉行父
易今以修職郎致仕母俞氏妻王氏生一男師聖一女適
同縣董潛而他則與予所聞者皆不異又觀其言正思自
少謹信異常兒大父將沒知其可託以一老婢諉焉正思
時年十四五涕泣受命護視勤懇十有六年始終無少懈
至是屬疾雖病尊親臨之必冠巾乃敢見將卒悉屏婦女

戶外戒治喪無用浮屠法所以告二弟朋友皆人倫大法所繫不雜他語是皆宜書因并前所論者書之使碣墓上後之君子庶有考焉淳熙三年秋九月乙亥新安朱熹述

同治五年重刊福州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吳榮庚耀西覆校
閩縣薛蘭玉雲谷分校
閩縣張熾鈞梅臣分校

朱子文集卷之十八終